

# 進軍 瀋陽



著 丁 棠 行 與 字 行

# 進軍瀋陽

常工著

1949.4.

東北書店印行

新 站 之 戰  
雪 地 立 功  
西 線 紀 實  
攻 佔 義 縣  
錦 州 英 雄  
進 軍 潘 陽  
原 人 原 槍  
步 兵 砲 手  
戰 地 群 衆  
俘 虜 訪 問

目

錄

# 新站之戰

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個漆黑的午夜。

天上的雲重得像要掉下來似的，偶然刷刷的洒上一陣細雨，大地上的一切都顯得特別的潮濕、泥濘。

英雄模範的二連，在接到消滅違反停戰協定，搶佔拉濱線上重要車站新站的蔣軍命令後，指戰員們恨不得馬上就去——因為我們讓步已經讓夠了。

『突擊隊歸我』。指導員曹緯給戰士講完話後，便匆匆走回連部，恰好正開幹部會，他就提出來說：『我帶突擊隊』。

『還是我帶突擊隊』。副連長劉紹明拾起頭來，好像已經決定了似的說：『還是我帶的好。』

『誰帶都行。』四班長于友福站起說：『這回爆炸算我的。』

大家都在紛紛的表示着決心，有的要帶突擊隊，有的要作突擊隊，相互爭論，相互挑戰，相互保障，緊張、熱烈，弄得房裡簡直爆炸了似的。

連長李景雲沒有說話，但他却當着大家的面，把自己的手錶和鋼筆，全交給坐在炕角上的營長，意思是說：不把搶佔新站的蔣軍殲滅，就不回來。

這是二連的光榮傳統。

## 突擊

『從小房子旁突進去。』連長李景雲看完地形後，便對作爲突擊隊的一排，和帶突擊隊的副連長劉紹明說：『一定要猛勇，頑強。』

『跟我來。』副連長劉紹明走在前面說。

這是非常緊張的一刻，儘管天還是那樣黑，路還是那樣泥濘，但當二連掩護突擊隊的機槍，剛一吐出紅紅的火舌，蔣軍的陣地上，就接連轟轟的幾聲震天爆炸。

『突擊隊衝進去了』。指導員曹緯高興的跳進來，一面拿出了手榴彈，一面對着他率領的二排指導員說：『跟我來趕上一排去』。

作爲突擊隊的一排，衝進蔣軍工事只有十分鐘，第一個便是一班戰團組長宋鳳蘭。他在投進炸彈後，就把蔣軍工事前的鹿砦砍開，一躍身就進了蔣軍工事，斃傷蔣軍二名，繳到美式步槍一支。

這時指導員曹緯帶着二排便也上去了，宋鳳蘭則又去進攻蔣軍的第二道工事，這道工事蔣軍很多，前面除鹿砦外，更立上鐵絲網，宋鳳蘭把刀一揮，鐵絲網就吱吱的崩斷了。

這次二班長徐茂春緊跟着宋鳳蘭，只見宋鳳蘭向旁邊一倒，迎面就出現了兩個蔣軍，徐茂春猛的一撲，一槍就斃死一個蔣軍，其他工事的蔣軍就都全逃了，徐茂春佔領了第二道工事。

『趕上一排去。』指導員曹緯又帶着二排衝上第二道工事說：『二排絕對不能落後。』

在指導員曹緯帶着二排到街上以後，一排已經控制了一所院子，捉了三個蔣軍，繳了三支美國步槍，這時三排的指戰員和特務連的指戰員也衝上來，相互集結以後，便又向着蔣軍的縱深發展了。

## 地堡

『連長呢？』一排長馬希剛看見隊伍都上來了，就是沒有看見連長李景雲，他很奇怪的向指導員曹緯問道：『是受傷嗎？』

『連長犧牲了。』指導員曹緯說：『現在我代理』。

原來是小東門旁有個地堡，修得非常隱蔽，裏面的蔣軍也極頑強，一直都沒打槍，直到連長帶着三排上來的時候才打，連長李景雲的犧牲，就是這個地堡蔣軍的機槍掃射的。

一排長馬希剛聽到以後，怒從心起，便帶着一排去打這個地堡，第一次沒有找到，第二次還是沒有找到，於是第三次又配合二排去找，這次找到以後，大家便從四面八方的圍上去。

『繳槍吧！老鄉。』一排長馬希剛領着大家喊話：『我們優待俘虜！』

第一次沒有回聲，第二次還是沒有回聲。

『媽個屁。』一排長馬希剛氣着說：『打手榴彈。』

第一個手榴彈打過去，裏面沒有回聲，第二個手榴彈打過去，裏面還是沒有回聲，第三個手榴彈打過去以後，裏面的蔣軍不但不繳槍，反而用機槍掃射，最後竟有兩個蔣軍從裏面出來衝鋒。

一班長何元生早就不耐煩了，看到兩個蔣軍衝出來，他也就跳出工事迎上前去，一刺刀通死一個，第二個蔣軍嚇得回頭就跑，一班長何元生緊隨尾追，不幸追到地堡口上就犧牲了。

這時可真氣壞了通訊員劉明齋，拿起兩個手榴彈，就朝着這個地堡撲去，第一個手榴彈炸在地堡的槍眼，蔣軍的機槍不作聲了，隨着第二個炸彈就在蔣軍的地堡裏面開花了。

四班戰鬥組長王衣夫，也是非常氣憤的一個，看到通訊員劉明齋的炸彈在地堡裏響了，他也就趁勢衝上去，把地堡的門口堵住，共計俘虜蔣軍十一名，繳到美國機關槍一挺，步槍十一支，短槍二支。

## 射擊

蔣軍的大砲在狂叫了。

這天已大亮。英雄模範的二連，已經佔領了東南角上的大部房子，但除了特務連外，衝進蔣軍心腹的部隊，就只有他們這一個連隊，比起蔣軍的力量來，是要相差十多倍的。

這種力量懸殊的情況，英雄模範的二連，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在肥牛屯和四平等戰鬥中，比這更懸殊的情況對於他們並沒有任何動蕩，祇是更加加強戰鬥的意志。

七班的陣地是在最南面的一間房子裏，兼習班長王惠林領着一個組的戰士，在修好工事以後，他便叫大家休息，他自己則坐在窗口上，瞄準着南門正修工事的蔣軍，一槍一槍的在射着。

『老王！』指導員曹緯檢查他們工事時，一走進門，就看見他在射擊，便問道：『打上幾個？』

『兩個。』王惠林抬頭一看是指導員，便把槍放下來說：『三槍兩個。』

『好打嗎？』指導員曹緯見王惠林這麼一說，不覺心裏也癢起來說：『我來試上幾槍。』

指導員曹緯把槍接過來，正好蔣軍又露出頭來，他瞄準了一下，就把槍機一掏，呼的一聲，一個蔣軍就倒下去了，約有半個多鐘頭的時間，他一連打了四槍，四槍打中蔣軍兩個。

『不錯，不錯。』王惠林發起大姆指說。

二人會意的笑了一下，隨着王惠林就陪着指導員去檢查工事，在指導員走後，他自己又一個人坐

在窗口上靜悄悄的端起步槍備準，一會向南門，一會又向西邊，繼續射擊修築工事的蔣軍。  
蔣軍的大砲還在叫著。

## 攻 擊

『無論如何也得奪下來。』指導員曹緯堅決的說：『拿手榴彈來，我帶頭。』

『指導員不要去。』四班長于友福說：『我們能够完成任務。』

『我先去。』四班戰鬥組長王衣夫說著就出去。

這是一條寬有十米遠的南北街道，英雄焚範的二連守在東面，蔣軍一個班守在西面，要鞏固東面既得的陣地，就要奪下西面蔣軍固守的陣地，這是阻礙他們繼續前進的障礙。

然而這却是一件極艱巨的任務，頭上蔣軍的砲彈不斷的轟鳴，南面和北面街頭地堡的蔣軍都正在側擊，而正面蔣軍的機槍也猛烈的掃射，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危險的，所以指導員要親自出馬。

但戰士們却又搶着去完成，在四班戰鬥組長王衣夫衝出去後，四班長于友福，六班胡李洪玉，四班戰士王兆夫，六班戰士焦旭昌和吳國良等五個人，也都隨著勇猛的衝出去了。

就在這一刻那中，只見六個勇士，把手一揚，蔣軍固守的房裏，就是一陣震天的爆炸，待六個勇士衝進房子裏以後，全部蔣軍就都不見了，跑了，這完全是出乎蔣軍意料以外的事情。

『打的好。』指導員曹緯在六個勇士進佔蔣軍陣地以後，他就跟着衝過去，一面佈置大家構築工事，一面給大家命令：『堅決守住這個地方，絕對不能失守。』

『指導員請放心。』四班長于友福說：『絕對不成問題』。



「保險守住。」六班副李洪玉也堅決的說。

## 防 空

在十二點鐘的時候，天空剛出現一線太陽，從西南上空飛來兩批蔣軍飛機，第一批是三架，第二批還是三架，隆隆的聲音，響震着山野、田間。

這是個新的戰鬥情況。

最奇怪的是這兩批蔣軍飛機，既沒有投彈，也沒有掃射，只是在飛繞幾圈以後，投下許多降落傘來，像一朵朵的白雲飄在天空，以後就都飛去了。

「是傘兵嗎？」指導員曹緯面臨着這個新的戰鬥情況，一面命令大家準備，一面又抓住一個蔣軍俘虜問道：「是傘兵嗎？」

「傘兵不是這樣的。」一個蔣軍俘虜，在敘述了傘兵降落的情形後，指着天上零散的降落傘說：「看樣子是送子彈的。」

這時降落傘漸漸地下降，比在高空是要看得更清楚，但傘下的東西還不很分明，猛的一看，好像是人，但仔細一看，又不像是人，到底是什麼呢，大家的精神緊張到最高度。

地下的蔣軍則像發瘋似的，大炮不分個的到處轟擊，機槍不間斷的四出掃射，而所有的蔣軍，則更瘋狂的吼叫、槍聲、砲聲、殺聲交成一片，簡直要把新站吞食下去似的。

「嚴密注意地下蔣軍行動。」指導員曹緯又一面命令大家準備戰鬥，一面又叫過機槍手張興禮說：「待降落傘下來後，要是有情況，我叫你打那裏，你就打那裏。」

『是的』。張興禮堅決的回答。

降落傘終於着地了，英雄模範二連陣地的左右，前後共落八個，大家都以為激烈的戰鬥就要開始，所以都把子彈頂上膛，機槍手張興禮更把機槍端起來，緊跟着指導員，準備射擊。

『什麼傘兵啊！』就在這時，一班兼習班長閻志忠，却滾着個五尺多長的黑色圓筒，俏皮的跑上來說：『全是些大屁股子彈。』

『全是些美國子彈。』副連長劉紹明也上來說。

這是在降落傘着地後，副連長劉紹明就和一班兼習班長閻志忠去看，他倆端着槍，小心的走去，一看是個圓筒，就撲上去搥開，才知道全是些美國子彈，於是就滾回來了。

大家都才吁了一口氣。

## 反擊

『上來了！上來了！』一班戰士楊少青匆匆的跑下來，喘着氣對指導員說：『蔣軍上來了。』

指導員曹緯便隨戰士楊少青一同上去，果然有三十多個蔣軍，分作兩批，第一批五個，第二批二十多個，都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槍，直從西南奔將過來，這是配合正面蔣軍進攻而來側擊的。

『擊決消滅。』指導員曹緯一回頭，一排長馬希剛便跑上來，他就對他說：『別讓靠近。』

一排長馬希剛沒有說話，便率領着一班戰士楊少青，和二班戰士劉叢林，隨着就臥倒瞄準射擊，三個人共打有十槍，就撲倒兩個蔣軍，其餘的一三十個蔣軍，也就都調頭跑掉了。

這是蔣軍第三次衝鋒。

第一次是在飛機走後不久，西面的蔣軍便開始衝鋒，人數也差不多有三十多個，兩挺機槍掩護，但剛一露頭，就被機槍手徐子岩，一梭子子彈打下去了。

第二次是北面的蔣軍，在西面蔣軍衝鋒被打下去不久，便集中一百多個人，繼續三次向蔣務連進攻，也全被打下去，蔣軍死傷六七十名。

這次又想從南面衝鋒，結果也被打下去了，從這三次衝鋒被打退以後，蔣軍一直就再也沒敢出動，祇是更加加劇了大砲的轟擊，和機槍的掃射，但這也是無濟於事的。

## 夜 戰

戰事一直持續到夜間。

當各個部隊總攻信號開始以後，英雄模範二連的戰士們，便又不顧一天一夜來的疲倦和飢餓，又都紛紛的要求繼續夜戰。

『白天我們在後面。』三排長許善柱率領着全排的戰士，堅決要求指導員答應說：『晚上我們可要在前面。』

『白天我們在前面』五班戰士魯緒樹說：『晚上我們還要在前面。』

指導員曹緯答應三排長在前面後，三排長許善柱馬上就帶着全排戰士突擊，一條街一條街的衝過去，很快就佔領三百多間房子，直到中心大街。

這時中心大街蔣軍修有一個地堡，三排長許善柱正帶着全排戰士準備打下這個地堡時，指導員曹緯却抱着一個炸彈爬上房頂丟下去，蔣軍就全都繳槍了。

從天黑開始，英雄模範的二連，就配合其他兄弟部隊進攻。一直頂到天亮，搶佔拉濟線上重要車站新站的營軍，悉數被我們殲滅殆盡了。

當着英雄模範二連勝利凱旋的時候，太陽已經高高掛起，紅紅的光芒照遍着大地，好像在爲英雄模範的二連祝賀。

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個輕快的早晨。

## 雪地立功

一九四七年的二三月，正是北滿風雪交加的時候，神勇的東北人民解放軍，就在「雪地立功」的口號下，第三次由松花江北岸到南岸去作戰，這次作戰又叫「三下江南」。首先取得長春北面城子街的勝利，全殲蔣匪新一軍三十師八十九團，接着又圍攻中長路上的德惠城，給蔣新一軍五十師以嚴重的打擊，最後更在農安縣東郭家屯一帶，全殲蔣匪七十一軍八十八師。鍛鍊了部隊，興奮了人心，並且還給東北我軍打下了大反攻的堅強基礎。

這裡就是「雪地立功」中英雄事蹟的記載：

(一) 城子街英雄

### 英雄吳振榮

吳振榮是七連七班副，現已升為五班長。

在城子街戰鬪前，他在決心會上就這樣說：「我立不上一個大功，也要立一個小功。」

第一天在城子街外面，他就立了一功。

當一號部隊剛到城子街外面，敵人就向外突圍，指導員叫他截住敵人，他把他那一組一帶，說：「好青年，跟我衝，戰場上要立功！」一下就翻上嶺，敵人就往山下跑，他就帶着他那一組跟下去，剛到公路邊上，就看見一個敵人舉槍要打二班長，他趕快掏出一個手榴彈，罵道：「媽的，看誰打誰

！」敵人就和手榴彈一塊開花，他過去把敵人的那枝槍一掃，就又追趕敵人，一下把敵人壓在銅鑼灣內，他看大家從西北下去，便把他那組一帶，說：『猛打猛追，繳美國武器！』一下衝到敵人的面前，一個手榴彈過去，三十多個敵人便都繳槍了。

第二天他又在城子街裏立了一功。

這天他們還沒有吃飯，命令就來了，他又把他那一組一帶，說：『忍一會饑，把敵人消滅了再吃。』就和大家一起衝上去，敵人的砲火很密，他就對大家說：『咱們這組要快，襠子拉大。』很快的衝進城子街裏去。他看大家都向東去，就帶着他那一組向北衝去，迎面一個地堡出來一個敵人，他喊繳槍，敵人不睬，他生氣了，罵道：『媽的，看你聽不聽！』一槍過去，那個敵人就倒下了。他沒停止，又帶着他那小組，向北衝去，一連衝進一個藥舖，一個大院，共俘虜七十多個敵人，其中還有一個營長。

## 文教呂連玉

呂連玉是二連文化教員，現升為副指導員。他在四平戰國中，就是一個戰鬥模範。在城子街戰鬥中，他連續向敵人作了三次衝鋒。

第一次突擊是部隊向敵人衝鋒時，開始連長不叫他去，他就一個人先跑到衝鋒出發地等隊伍，心想：『不叫我突擊，我先跑上去，看叫我突擊不突擊？』後來隊伍上來，他把二班一帶，向敵衝鋒，剛到鹿砦邊上，便被敵人火力壓住，二班副在最前頭，一抬頭就犧牲了，他很氣憤，不願敵人砲火多密，就衝上去，剛跑有三步，他便覺得頭一暈，倒在雪上，大家都以為他犧牲了，過了十多分鐘，

他却醒過來，一看雪上盡是血，又一摸，頭上被打了個洞，他知道自己負傷了，但看部隊還沒上去，他也不管自己負傷，就起來對大家說：『跟我上，拿下地堡！』說着就衝上去，三個地堡的敵人都被嚇跑了。

第二次突擊時，連長和指導員都負傷下去了，他叫衛生員給他把頭包了一下，便又去要求任務，他想：『只要能動彈，我就要完成任務。』營長見他很堅決，就叫他等待命令，他剛回去，命令下來了，他把隊伍組織一下，指定二排長代理連長，他自己仍帶突擊隊，就向城子街裏插，半路上又被敵人火力壓住，代理連長也犧牲了，飛機也來了，敵人更實行反衝鋒，他對大家說：『有我，就有大家，敵人上來就用手榴彈打！』敵人被打下去了。接着教導員也上來了，便問：『呂連玉，還能打嗎？』他毫不遲疑的回答：『能！』教導員便叫他帶隊伍向城子街西北角衝去，打開一個地堡，三十多個敵人便都繳了械。

最後一次，他便帶着隊伍突擊到城子街裏了。

## 呂忠辰立功

呂忠辰是三連三班副，現已升為二班長。

在城子街戰鬥前，他對全班戰士說：『咱大家比賽，看我呂忠辰立功』。戰鬥開始後，他帶着一個組，緊跟着排長衝鋒。剛衝到敵前沿鹿砦旁邊，排長一跳，就翻上地堡頂上，塞進一個手榴彈，他也就一跳，堵住地堡門口，五個敵人都繳槍了。排長還沒命令，他又帶着他那一組，奪第二個地堡，心想：『第一個地堡是排長打的，這個地堡可輪到我』。便向前猛的一衝，一下就衝到地堡下面，他

向裏一看，敵人正要把重機槍轉過來打他們，他伸手進去一拉，重機槍就拉倒在地上，他又塞進一個手榴彈，轟的一聲，敵人便喊繳槍了。共俘敵人四名，繳重機槍一挺，衝鋒式一支。

敵人前沿陣地被佔領後，他便帶着他那一組向城子街衝鋒，進了城子街後，還是一個勁的向前衝，衝到十字路口時，一看部隊不見了，只有他一個人，恰好這時營長也上來，他就跟着營長衝上去，路旁一家店裡向外打槍，他心想裏面一定有敵人，就一個人上去，迎面過來九連的兩個同志，他把他們招呼過去，守在門兩邊，他向窗子打一梭子子彈，就喊話，敵人便繳槍了，一共是八個。他進去把五支步槍給九連同志拿出，自己只攆了一挺輕機槍，便高高興興的往東邊衝上去了。

這時那兩個戰士也不見了，他仍是一個人，走不多遠又聽到路南一間房內亂哄哄的，他上去一看，一群敵人正在吃飯，他拿出兩個手榴彈走上去，心想：『別吃飯，吃我的手榴彈吧。』敵人看他衝上去，便往外跑，他把手榴彈一舉說：『不准動！我們人都上來了，快把槍放下！』敵人便都走出來，一共是三十二個。回頭一看，隊伍還沒有上來，他怕敵人翻臉，便叫敵人離開房子二十步站住，他自己進房內。後來部隊上來了，他便把槍一揷，帶着俘虜去見連長，連長看見他說：『呂忠辰機動靈活，記上一功。』

## 班長張玉林

張玉林是九連六班長，現在已升爲一排副。

在城子街戰鬥中，他以勇猛頑強和機動靈活的決心和動作，先後三次向敵衝鋒，共計俘虜敵人一百八十多名，創造了北七部隊俘虜的最高紀錄。



第一次捉敵是城子街外面，那天城子街突圍的敵人被壓到銅劍溝後，他就帶着一個組，從西南門上向院內的敵人進攻，開始敵人還向外打槍，後來他就叫大家打手榴彈，轟轟的一陣響聲後，敵人不哼聲了，他隨着就爬上牆頭，看到一個敵人往屋裏跑，便用槍一指，那敵人當即繳了槍。他便叫那個敵人喊話，叫屋裏的人繳槍，自己也提槍堵在門口，屋裡的五十多個敵人都舉手出來繳槍了。

第二次和第三次捉俘虜都是在城子街街上。

那是三連將城子街大門打開後，他就帶着他那一小組，隨着隊伍衝進街去，剛到十字口上，就見到東邊敵人向南跑，他從旁邊一插，就把敵人截住，這次又俘虜三十多個敵人。他沒停止，接着又向東邊衝去，走到一個大院子裏，看見敵人往房裏亂竄，他也就進去，屋裡的敵人見他進去，便都站了起來，有些敵人把門插住，要向他開槍，他把槍一揮，機智的說：『我們人都上來了，你們快把槍放下。』敵人沒有動，他又說：『你們想打我，我們機槍開火了，你們也不得活。』敵人看他很堅決，便說：『我們不打你，你也不能打我們。』他把槍一摺就說：『繳槍是好朋友。』一百多個敵人便都把槍放下，一個個走到外面站隊了。

## (二) 圍攻德惠城

### 十一個勇士

在我軍圍攻德惠城戰鬥中，創造了一個班殲敵一個連的光輝戰例。這個班是四九部六連十班的兩個步槍組，與九班的一個機槍組編成的，共有十一個人，在我軍將德惠城包圍以後，他們便被派到城

北二里多路的鐵路上警戒。

這是三月一日的早晨。

他們剛到鐵路上後，從西面薛家屯突圍的敵人，就分作三路衝了過來，想把他們殲滅，從這裡打開一條道路，然後向南逃回到德惠城裡去。

「不要慌！同志們！要沉住氣！」班長王金奎說：「大家把刺刀手榴彈準備好，堅決把這些敵人消滅」。

「保險完成任務！」大家一致的回答。

這時敵人已經靠近，正面有三十多個，南面和北面也各有二十多個，他們十一個人，也就分作三組進入陣地，郭鳳山帶一個組在北面，王福祿帶一個組在南面，班長王金奎自己帶一個組守在正面。一場惡戰就在這個時候展開了。

正面的敵人來得最猛，一瞬就到了跟前，後面還有一個官樣的人指揮，機槍手苗正清一面瞄準，一面又說：送你們回老家去吧！一梭子子彈出去，就撿到七八個敵人，那個官樣的人也輪下永遠不動了。

但是南面和北面的形勢却很危機，北面那個組的郭鳳山負傷以後，南面那個組也有一個人負傷，偏偏在這個時候，僅有的一挺機槍也發生了故障，眼看敵人就要衝到面前來了。

「堅決的打呀！同志們！」班長王金奎急的喊了起來：「咱們要死死在一塊，絕對不能後退！」

「絕對不能後退！」

機槍手苗正清把槍修好以後，一面壓着子彈一面說，隨着就把機槍端起，從南到北。來了一個半

圓形的連續射擊，一下子就把敵人打亂了，倒的倒，跑的跑，他們十一個人，就趁着這個時候，又來了一次猛烈的射擊。

敵人完全絕望了，一個敵人先站起來，舉着手說：

「繳槍吧！八路軍有寬大政策」。

「好」！緊跟着又一個敵人把槍放下說：「連長已經打死了，現在繳槍也不怕了」。

其餘所有的敵人，也就紛紛的投降了。

他們一齊，共計擊斃敵人連長以下二十五名，俘虜四十九名，繳到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兩挺，衝鋒式五支，步槍和彈藥堆了一大堆。

### 三個手榴彈

李家店是德惠東南角上的一個據點。

在部隊還未向這個屯子進攻以前，五班副劉紀生便帶着全班的戰士衝到這個屯子東南角上大橋的下面。

天剛一黑，二排長就騎着上來傳達了要五班不管敵人火力多猛，一定要拿下李家店的命令，劉紀生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這時敵人正集中火力向他們掃射，他們就都爬在雪上，一個個把子彈壓好，上好刺刀，手榴彈也拿出來，靜等着衝鋒號。

「大家不要着急，要沉着些。」劉紀生說：「上級要咱班拿李家店，咱班一定要緊快拿下來。」

立刻得到全連響亮的回答。

『在進攻的時候，大家都要跟上。』劉紀生又說：『我帶一組在前面，二組三組不要拉的太遠。』

正在這時，衝鋒鎗響了起來。

劉紀生說聲跟我來，他舉一手提槍，一手拿着個手榴彈，帶着第一組。在我們的炮火掩護下，就衝向敵人的炮火去。

剛穿過屯子前面的公路，距敵人營區的院子只有十多米，他便停下來，回頭一看，所有的戰士都在公路東面。

他看了一眼，發覺他已到敵營牆敵人的後面，那裡的敵人正用機槍向他們後面的戰士掃射，他就勢打出了第一個手榴彈。敵人把機槍一歪，頭也不回就向西邊直跑了。

這時全班的戰士便都跟上了來，劉紀生便又走在前面，向着敵人盤踞的大院衝去，剛到大院外面的東北角上，就看見敵人從院裡向外竄，隨着他又打出了第二個手榴彈，裡面的敵人就被討擊在屋裡了。

劉紀生緊跟着很快跑到大門的旁邊。這時他帶的第一組兩個戰士也上來了，他便叫這兩個戰士把守門口，又向戰士要了一個手榴彈，叫他們兩個掩護着，他就單獨一人打進大院裡去。

劉紀生拿起第三個手榴彈，燒向大門裡一扔。隨着響聲就衝進去，剛到院內東南角上，又看見旁邊地盤的敵人，把機槍橫過來要打他，說時遲，那時快，他就撲了上去把機槍抓在手裡，機槍很燙手，他往旁邊一丟，就又把刺刀對準敵人：

『快站起來，繳槍不殺，我們優待俘虜。』

『是，是，我們繳槍。』

『快點出來。』劉紀生繼續對敵人說：『把手舉起來，快點出來。』

『是！是。』

這時全班的所有戰士便都上來了。

劉紀生便帶着大家，將全院搜索了一下，共計俘虜敵人十名，繳獲機槍一挺，衝鋒式三支，美國步槍六支。

李家店僅僅用了三個手榴彈就攻下了。

### (三) 耿壯的烈士

小呂犧牲了，大家沒有忘記他。

連裡支委擴大會上，一致追認他爲中共正式黨員，同時連裡軍人會上，更一致追認他爲戰鬥英雄。他的事蹟成了大家的榜樣。

那是三月十五日的夜間，部隊路過長春縣北的耿家窩堡，前頭部隊圍捕該屯，就發現該屯住有敵人，上級就叫三連順便進攻，將該屯的敵人全部殲滅。

三連連長接到任務以後，便計劃從西北角進攻，一面組織爆炸班，一面又組織突擊班，準備先爆炸，然後再突擊，率領爆炸班的任務，便交給小呂了。

『你是一個有名的爆炸手，現在上級叫打敗家窩堡，爆炸就由你率領。』連長對小呂說：『你放第一包炸藥，能不能完成任務？』

小呂說：『連長放心，這次爆炸任務，我保險能够完成。』

他接受任務以後，便扛起一包二十斤重的炸藥，牽頭着爆炸班，緊跟着連長，隨着部隊向前運動，準備連長一叫，他就很快的上去進行爆炸。

部隊運動到屯子的時候，敵人還未發覺，只聽到有兩個哨兵在咳嗽，連長一面叫機關槍射擊，先將那兩個哨兵掃掉，一面又叫小呂，在機關槍後，就上去爆炸。叮囑他：『你把炸藥放在西北角砲樓與房子的夾窩裡，萬一不能靠近，就要向東邊一點，放在房子的後牆上。』

『是的』。小呂只說了這兩個字，就扛着炸藥，帶着他那一組，從敵人密集的炮火中衝上去，快到敵人面前，他叫兩個戰士爬下掩護。他一個人就直奔向敵人去了。

小呂跑到砲樓與房子夾窩的時候，砲樓上的敵人連續向下打手榴彈，不能靠近，他就向東邊一衝，把炸藥放在房子的後牆上，一拉火藥線，就飛快的跑下來了。他一面喘着氣，一面向連長報告：『炸藥已經下好了，下在房子的後牆上了。』

『很好』。連長剛說完，就見前面火光一閃，隨着一聲巨響，炸藥爆炸了，敵人盤踞的房子後牆，一下子被炸出一米遠寬的一個缺口，七八個敵人炸的不見了。

『你快衝前面，把你那一組接着衝上去。』連長對小呂說：『你對二排副說：房子佔領後，就佔房子兩邊的砲樓。』『是的』。

小呂又飛一樣的上去了，到了前面，將他那一組兩個戰士一喊，就從缺口裡衝進去。他把連長的話

告訴二排調後，就帶着他那一組衝進院子，將東下屋的敵人包圍了。

「我們都上來了。」小呂對屋頂的敵人喊話，「趕快繳槍，不繳槍，我們就要打手榴彈了。」

「快繳槍。」敵人從房上回答。

「繳槍我們優待。」小呂又高聲說，「把槍放下，趕快出來。」

東下屋的敵人全舉着手出來了，一共是七個，小呂就帶着他那一組，押着俘虜，帶着繳來的武器，一起回到缺口的那間房子裡，都交給連長了。

這時缺口房子兩邊的砲樓還沒攻下，東下屋房子被炸開缺口後，便都把火力集中到這裡，使我們後面的部隊無法上來。連長便決定先把這兩個砲樓打下來。

「東下屋你打下了，兩個砲樓還沒打下來。」連長又交給小呂帶取東邊那個砲樓的任務。

「上級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他要了一些手榴彈，就帶着小組說，「跟我來。」沒有猶豫的就趕得最遠的砲樓，他走在最前面，跑到砲樓下面以後，就將手榴彈一個個的擲過去，解決了砲樓裡的敵人，完成了任務。這時，西邊的砲樓也很快打開了。部隊迅速的將東邊砲樓上三號的一個砲樓，共計一百二十多人，全部殲滅。就在這個戰鬥勝利的時候，小呂却不知覺的一個彈藥箱賣出來的敵人交戰中，不幸壯烈的犧牲了。他的同志們追上那個敵人，將他一槍斃死。替報了仇，然而小呂從此却和大家永別了。

小呂名叫呂宗高，是五連連長的兒子，去年十月參加抗戰，這次南下出發，正是他最熱的時候，他現在轉黨以前，先為人民立上一功。這個大願已經達到，但他却永遠的和大家分別了。大家都很惋惜，現在巨野黨西班改為呂宗昌班，作為永遠的紀念。

## 西線紀實

從一九四七年的五月，到一九四八年的一月，記者隨軍轉戰東北戰場西線各地，首先是夏季攻勢，參加了解放懷德城，接着便是秋季攻勢，又參加了季家堡之戰，最後便是幕張全圍的冬季攻勢，更參加了攻克彰武城，輾轉數千里，歷時近一年，從此全東北便走上了勝利的天道。

### (一) 解放懷德城

#### 戰鬥的經過

懷德是一個三千多戶的城市，位於長春和通遼公主嶺的中間，從去年蔣軍佔領以後，該城即成爲蔣軍一個重要據點，經常還有重兵駐守。

蔣軍發現我軍南下，即將駐守長春的新一軍卅師九十團全部調來增防，同時更在城外挖一道深一丈寬八尺的外壕，在城內則築有一百多個大碉堡、小地堡來圍固守，但在一晝夜內，守城敵軍全部被我軍殲滅了。

我軍於五月十三日迫近懷德後，只是小小的一擊，就將城外圍據點全部掃清，於是懷德城便被我軍團圍包圍了。

十六日實行總攻城，戰鬥從下午七時開始，敵人所修的工事在我軍廿分鐘的砲擊下，被我打得粉



碎了，接着我軍便分作西北和西南兩路進攻，不到半點鐘，從西北進攻的一路不啻突向敵人衝鋒陣地，俘敵二百餘人，而且衝進街內，同樣從西南進攻的我軍，也沒有超過半點鐘，即將敵人衝潰，所有陣地摧毀，我軍後續部隊接上以後，即分作三路一直向城東打下去了。

敵人只有招架沒有還手的餘地，我軍進一步敵人只好退一步，就這樣的重打到天明，街中敵人堅固陣地大興宮和縣政府也沒有抵抗多少時間，就被我軍佔領了。

最後將所有殘敵一部壓縮到城東北角的大燒鍋和講堂廟內，開始了整個戰鬥中最激烈的一段，敵人團長知道這是最後決定命運的關頭，頭上長春還飛來五架飛機助威，袁司令將敵人十個排點撥原，接着攻入大燒鍋和講堂廟裡，這時跟蹤追擊被擠到東南學校內向東突圍的敵人，一匪將敵人趕到城東牛家屯和馮家屯一帶，敵人再想往前逃跑時，正面早就佈置好的我軍，前後一片槍聲，敵人一下子就死傷一百多個，其餘的五百多個敵人面面相覷，毫無所措，便都放下武器舉起雙手投降了。

## 懷德的功臣

管國仁早已訂好了立功計劃了。還沒有到懷德城下，他就向上級說：『不管上級給我們如何重大的任務，我一定完成它！』後來將懷德城包圍以後，他聽說守軍連甚突擊連，他雖是突擊連，他就要做突擊組。攻城是晚間七點鐘開始的，管國仁調到突擊組中，他就帶着他那一小組衝上去。他們伏在離敵人六七十米遠的地方，向前一看，前面盡是敵人的炮臺，他便對他的組員說：『衝鋒時越長越好，要減少傷亡。』剛把衝鋒道路選好，衝鋒號就響起來。管國仁說一聲『衝！』欠身投過一個手榴彈後，就一縱身跳下外壕，因為跳得太快，後面的人都沒跟上，右邊外壕正在阻我軍前進，他沒有猶豫，

就衝向這個地堡，順着死角貼到地堡的門口。先將一個手榴彈打進去，裡面沒有聲音，他又丟進第二個手榴彈，喊着：『老鄉，繳槍不殺！』趁着朝霧，鑽進地堡。敵人便全部撤了城，立時把那一組兩個戰士也帶跟上來，隨着又去打右邊的地堡。當萬福貴打出第二個手榴彈時，他又照樣鑽進地堡，敵人也都繳了槍。再向右邊去便是敵人的重機槍陣地，當他衝到這地堡口時，敵人還在掃射，他就打過一個手榴彈，一個敵人向他打來一槍，他接着還了一槍。沒有猶豫，就端着刺刀衝進去，敵人也只好繳槍了。在這三個地堡打下之後，後面的隊伍就都上來了。但班長已經負傷不能衝鋒，便對他說：『組長我掛彩了怎辦？』他乾脆的說：『不要緊，我來代理！』於是就帶着大家衝到城裡去。戰鬥結束，在評功會上，總結戰果：管國仁打下三個地堡，俘虜八個敵人，繳獲輕重機槍各一挺，步槍兩支，衝鋒槍一支給部隊打開衝鋒道路，大家同意給他記特等大功一次。

## 懷德新氣象

解放後的懷德城，正呈現着新氣象。

當記者進入街內的時候，雖然被毀的蔣軍工事還在燃燒，冒着濃烈的黑烟，遺棄在街頭的蔣軍屍體，也在散發着令人作嘔的血腥，但整個街內却是一番新氣象，與我軍押着大批俘虜出城的時候，成群逃亡在外的居民却正往回走。人在歡笑，馬在嘶鳴，懷德成了一個沸騰的人海。

商店裡的夥計，正在忙着開門，準備營業，胡同內的居民，也在忙着打掃院井，重新生活，他們對於我軍的回來與勝利，都在衷心的祝賀，戰鬥還沒有結束，他們就都燒好開水，擺在門前，歡迎我軍，現在戰鬥結束了，他們更都圍繞着我軍問長道短，軍民親如一家人。

在民主縣政府的門口。成隊成隊的居民，都更在圍着會崩了一年多的楊縣長和董縣長，在哭訴着一年來的苦難與國民黨匪幫的罪行，要求楊縣長和董縣長給他們作主，他們要向敵人算賬和復仇。

其中一個青年人，對楊縣長更說：

「過去你常給我們講國民黨怎樣不好，我們總是不大相信，以為賣瓜的總說自己的瓜甜一樣，經過這一年多事實的證明，你過去的話一點都不錯，我們今後一定跟着你說的話去作」。

「對！對！」很多人都一齊的說。

懷德的居民經過一年多的苦難以後，他們已經認清了應走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永遠跟着共產黨解放軍和民主政府走。

## (二) 季家堡之戰

### 戰鬥的經過

正在中央社大埠吹噓東北蘇匪所謂「出擊勝利」之際，担任四平「出擊」之蔣匪主力新一軍五十七師一五〇團，却在一個半小時內被我軍全部殲滅在四洮路北側季家堡一帶。這次蔣匪所謂「出擊」，係於九月十五日早晨四時出發，沿四洮路西進，偵匪竊賊心虛，惶恐不已，除必要武器外，全部輕裝，連棉褲都不准帶，以便在發現我軍後能夠迅速逃竄。可惜該匪的如意算盤沒有打好，當其剛剛進抵八百城後，沒有想到遠在百里以外的我軍前頭部隊，却像從天降一樣，突然出現在該匪的面前，使得該匪連飯都不願吃，便又倉惶回竄，剛到達太平莊、太平河和季家堡一帶後，我軍強大部隊却早

已先敵佔領小泉崗、海峯、楊家等地，斬斷該匪退路，將其圍圍包圍。該匪在被圍後，曾連發反撲突圍數次，均未得逞；而我軍却步步前進，先後佔領太平莊和太平河等地，縮小包圍圈，最後終將該匪全部擠於季家堡屯內。該匪驚慌萬狀，不得已乃向四平求援。四平將匪聞訊後，遂將其所有機動部隊三十八師、五十師之主力約四個團在三架飛機掩護下，於十六日一早冒險增援，每走一處即先發砲轟擊，異常小心。及至趕到平安堡、小泉崗和海峯楊家附近時，便遭到我軍強烈阻擊，一步也不能前進，連續衝鋒四次，結果都是遺屍遍野、曳甲丟盔而逃；而被圍將匪也突圍九次，其結果更慘。包圍圈內外匪軍，相距不過五里多路，直至戰鬥結束仍未匯合，真是望洋興嘆，莫可奈何。我軍將兩面匪軍衝鋒和突圍擊退後，乃於下午五時正式開始總攻，被圍匪軍在我軍英勇攻擊與猛烈砲火下，頓形大亂，四處逃命。我軍四面部隊如猛虎撲羊一湧而上，『激槍』之聲四起，僅經一個半小時，被圍匪軍即全部爲我俘獲；而增援的匪軍在絕望後，也像受傷的兔子，連夜竄回四平。中央社大肆吹噓的所謂東北蔣軍『出擊勝利』，其實就是這樣一回事。

## 第一名功臣

季家堡殲滅戰中，我某部三排長高鐵飛創造勇敢果戰術結合的範例，榮獲『第一名功臣』，並晉級爲副連長。在阻擊戰鬥中，敵人一連進行了三次反衝鋒，每次他都拿着許多手榴彈壓在全排的最前邊，大大提高了大家的勇氣，使敵人的反衝鋒全歸失敗。在出擊戰鬥中，他更表現了驚人的勇猛的智慧，剛一發現敵人突圍，他竟從腰帶一躍而出，拿了廿多個手榴彈，帶着全排飛一樣的追上去，他說：『誰要立大功就看誰能追。』當他看見敵人遭到我軍正面阻擊、越過鐵路折向南邊跑時，便叫副排

長帶着一個班向西南截斷敵人去路，又叫八班長帶着全班向東北迂迴敵人的後路，他自己則帶一個班直插上去，一上去就炸死了一個敵人，接着連續三個敵人又都在他手榴彈下送命。他衝到敵人當中後，順手撿起一支帶刺刀的步槍，一氣就刺倒四個敵人。在刺第五個敵人的時候，副排長及八班長的隊伍又從兩邊合上來，全部敵人都放下了武器。全排共斃傷敵人四十餘名，俘虜一百四十七名。繳迫擊砲一門、輕重機槍十五挺、六〇砲四門、衝鋒式十五支、步槍一百餘支、而全排僅犧牲兩名、輕傷一名。

## 季家堡巡禮

遠處還零落的響着槍聲的時候，記者便隨同這一戰團的指揮員與密的走進了這個團剛經過激戰的季家堡子。

這是一個有着十多戶人家的屯子，所有的院子，裡外到處都是蔣匪遺棄的屍首、傷兵、彈藥和槍支；雜亂的電線絆着行人的腿，沒有纏繩的戰馬四散亂竄。沿着這個屯周圍，全都是蔣匪挖成的戰溝和建築的地堡，但在我軍的砲火下，大部都已支離破碎。屯外地堡還在燃燒，硝煙到處瀰漫，經常使人打着噴嚏。在通過這個屯子的東西大路上，我軍戰士正與高米粟的捕捉俘虜和搜尋武器，無數的火把散佈在四野，照紅了半壁天空。蔣軍死得最多的地方，是從季家堡到小泉眼的路上，沿途血跡斑斑，要是不注意，很容易踏着蔣匪的屍體和血跡。沒有死的則在呻吟叫喊，我軍的醫務人員一面安慰他們，一面忙着給他們上藥。其中一個受傷的蔣匪砲兵，看到我們的醫務人員後，感動的說：『給我換一換藥吧，同志，我一定給你們當砲兵。』這情形與記者返回季家堡的路上遇到我軍押送着成批賊批

的時匪俘虜的情形一樣，他們很坦然的有說有笑，其中很多都還得意的唱着小調，對蔣介石所謂「受傷不喊，被俘不屈」的話說來，簡直是一個絕大的諷刺。

### (三) 攻克彰武城

#### 戰鬪的經過

彰武城已於十二月二十八日重獲解放。守城蔣匪四十九軍七十九師，除師長文禮化裝潛逃外，其餘一萬餘人，連「官太太」在內，全爲我軍獲俘。當蔣匪在九月重佔彰武城後，即行大動土木，修築工事，企圖以此作爲蔣匪瀋陽的外圍屏障，先在城周圍修了幾十個地堡群，纔又把城牆加高一丈，城溝加深一丈，在發現我軍向彰武前進時，更在各重要地堡群周圍，添設上鐵絲網鹿砦與梅花樁等重重障礙，可是這一切都抵不住我軍的鐵拳，盡管蔣匪師長文禮，說什麼「憑此工事，共軍絕對無法攻破」等嚇人大話，僅僅經過二十五到二十七三天時間，蔣匪所有外圍陣地，即行先後被我攻佔，且四面齊逼城下，這位說大話的師長這才手慌腳亂起來，除加強督戰外，便連電瀋陽求援，那知匪首陳誠也像「泥菩薩過河」一樣，無能爲力，只有派上幾架飛機去助助威。我軍常在二十八日早晨八時開始總攻，三路突擊隊像三把尖刀，在城牆被我重砲摧毀後，只有五分鐘，便都進入城內，先將守匪一一隔絕，繼即分別包圍殲滅，到下午一時，在和平街將蔣匪師部解決以後，戰鬪就告全部結束。除了那位說大話的師長文禮逃跑外，其他一萬餘人，全爲我軍獲俘。這座爲蔣匪重佔了三個月的彰武城，又告再度解放。



評論研究後，現又掀起請戰熱潮。他們這種大規模連續作戰中英勇頑強的精神，已榮獲縱隊嘉獎。

## 潘儒打師部

各處的蔣匪都繳了槍，只有師部的蔣匪還在頑抗着。

這時已是正午十二點了。特等功臣三排長潘儒剛衝到和平街上就接到了攻打蔣匪師部的命令，他沒有猶豫的把全排叫到了福裕及棧房——蔣匪七十九師師部的對面房內隱藏起來。

「冬季攻勢以來，這才是我們露一手的時候」。他在鼓勵全排戰士說：「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

「保證完成」戰士們都一致回答。

「張廷雲！」他指着那個年青的戰士說：「你們這一組從大門進去，佔領東廂房，先抓個俘虜，套問在問情況！」

張廷雲帶着他的一組剛衝到蔣匪師部的大門口，蔣匪的重火器便開火了，他們迅速衝進了東門房，裡面的蔣匪被嚇退到後邊去了，但他們却也沒有辦法回來取聯繫。

「他媽的，我就不信打不下你個師部！」潘儒有點生氣了，他對大家說：「我先去看看地形，大家等着我的命令。」他從牆上的小洞裡面看去：大院中間有一個地堡，東廂房、西廂房角上也有，正房頂上的輕機槍正向外掃射。他看了又看，從正面進攻是不可能了，只能從兩旁進攻，然而西邊房宅太多，附近還有些蔣匪頑抗，不好接近，東邊有條衝衝，蔣匪也都肅清了，正好作爲衝鋒的道路，看好之後，他便很快的跑了回來。



「我們現在要往東邊進攻！」他把地形講了以後，就對機槍班長王國才說：「把你們的班的機槍帶上，將西門房的牆炸開，進去封鎖大院的三個地堡！」

王國才按照他的命令，沒有一會就妥當了。潘儒又到王國才那裡檢查了一下後，便帶着隊伍很快的通過街道，到了大院的東牆下，他在最前面親自把東牆炸開，他們很快的佔領了陣地。東廂房和地堡內的蔣匪在轟的一聲巨響後，連滾帶爬的便鑽到正房裡去。

「現在我們要奪取院中的大地堡，」他把封鎖各處的火力佈置好之後就說：「動作要迅速，火力要猛！」

「排長放心！」戰士們都很有信心的回答。

潘儒正在下命令，還沒衝鋒，院中大地堡和西廂房地堡的蔣匪也像受驚的兔子一樣，從地道裡縮回到正房，整個都動搖了。

把陣地佔領後，潘儒就對大家說：「現在我們來喊話，叫蔣匪投降。」

他們一喊，蔣匪果把槍放下，一個一個的舉起手來，這時附近頑抗的蔣匪也都放下了武器——整個彰武殲滅蔣匪七十九師的戰鬥便全告結束，時間是下午整一點。特等功臣三排長潘儒又在功勞簿上記了一大功。

# 攻佔義縣

攻佔義縣城的任務是很艱鉅的。

大磚和石頭砌起的城牆，又高又厚，城牆上面有礮堡，城牆下面有地堡，有些城牆的中間，還挖有暗堡，圍繞着城牆的周圍，更挖有兩道又深又寬的外壕，鐵絲網，梅花樁，絆腳索和地雷網更是一層一層又一層。

可是我們的英雄們却完成了任務。

## (一) 百發百中的砲兵

『攻城的砲兵，都應該記功！』

這是攻佔義縣城以後，所有參戰部隊一致的意見！因為這次攻佔義縣城，我軍的強大砲兵，不僅聲勢浩大，萬分威武，並且都是百發百中。

還在肅清外圍的時候，就為大家頌揚。

義縣城南角上有一個高大的寶塔，十多里路外就可望見，那說書匪以這塔為觀測所。附近并且還有一個砲臺陸地，我們的砲兵發現以後，只一砲，那個寶塔的塔頂，就飛上了天際，不僅給將匪以重大的威脅，也大大的興奮了我軍所有參戰部隊，大家都高興的喊起來說：

『好砲！好砲！』

在攻城的前一天，他們更爲大家所頌揚。

義縣城內的鐘鼓樓，是在城內的最中心，修有很堅固的工事，蔣匪企圖以此控制全城，同時，蔣匪的師部也設在附近，我軍的砲兵接到摧毀這座大樓的任務以後，只打了十多發，這個鐘鼓樓就東倒西歪了，不僅把蔣匪控制全城的核心理地摧毀，就連蔣匪的正副師長，也認爲這裡不保險，連夜跑到西城第二團隱蔽部去躲藏，他作了我軍的俘虜以後，提起這天的砲擊，還談虎色變的說：

『你們的砲厲害，你們的砲厲害！』

特別是攻城那天，我們的強大砲兵，其聲勢，不僅更爲大家萬分頌揚，也使伊蔣匪更是丟魂喪膽。

那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的早晨，紅色的太陽，剛把夜間的寒氣驅散，雄踞在城外各處的我軍強大砲兵群，就以雷霆萬鈞與排山倒海的姿態，向着義縣城的蔣匪發出了怒吼。

最先發射的是野砲，他們的任務是破壞城牆，第一砲出去，就不偏不差的落在城牆上，而第二砲，第二砲：更都準確的在城牆上爆炸，聲音震撼着山野，煙和土飛上了天空，那蔣匪賴以抵抗的城牆，就像春天的雪層，遇到強烈的陽光一樣，一層一層的倒坍了下去。

就在這個萬分緊張的時候，靠近城牆的我軍山砲，也向着義縣城的蔣匪發出了怒吼，他們的任務是摧毀城下的地堡，只聽得咚的一響，城牆下面就揚起一團煙和土，隨着蔣匪修築的地堡就開了花，企圖抵抗的蔣匪們，也只有伸一伸腿，永遠的躺下不動了。

最緊張的時候，還是登城的時候。

我軍所有的砲兵群，就都在這個時候開火，像是山崩海裂一樣，城牆繼續往下倒坍，地堡繼續翻

身開花，特別是那些據守在城牆上的將匪，不僅大部嚇得魂不附體，並且很多都和煙和土一樣，一個一個的都被掀上天空，隨着戰溝裡就又傳出一片頌揚的聲音：

『打的好！打的好！』

我軍的強大砲兵，就這樣的完成了任務。

## (二) 最先登城的英雄

最先登城的英雄，是我軍某部的一連五班。

在登城的任務下來後，這個班就都紛紛表示決心：不登上義縣城決不回來，別說負了重傷，爬也要爬進城去，就是死，也得死在義縣城裡。

『我保證一定登城』！班長徐富表示決心說：『我要是打掉一條胳膊，就用另一條胳膊指揮，要是打掉一條腿，爬也要爬進城去』。

副班長喬品卿，一定要帶第一組，他說：

『要立功，我們全班都要立功，我帶第一組，保證先登城牆，也保證我們全班立功』。

鮑國祥，是一個十六歲的小戰士，過去沒有經過一次戰鬥，班裡怕他跟不上隊伍，担心他不會戰鬥，大家要他去休息，他哭着跑到連部去要求，說：

『只要我去，我保證不掉隊，更保證不怕死，就是死了也高興』。

白景陽是三班的戰士，他聽到五班担任突擊班，便向排長要求到五班，排長不准，他又跑到連部，得到連長允許後，他高興的跳起來說：『這回不立個大功，也要立個小功』！

其他戰士李彥發，韋奇先，劉樹樺，孫茂德，杜景祿，楊世發，高思珠和李文等，都堅決表示：不負負傷與犧牲，一定要登上壽縣城。

登城開始後，他們更都來勁。

前面的梯子還沒有架好，登城的信號就發出來，隨著衝鋒號也刺耳的響了起來，班長徐富一看，恐怕他們全班落後，就從戰溝裡站起來說：

『衝！衝！從旁邊衝！』

副班長喬品卿在最前面，一見班長叫衝，他回頭揚手一揮，就率領全班，像一挺尖刀一樣，從漫天的煙火中，與密集的槍砲下，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就全都登上了壽縣的城頭。

『打下去！』班長徐富又喊道：『堅決打下去！』

他們剛一登上城頭，裡面的蔣匪就分作好多路，一湧而來，想把我們的英雄們趕出，可是我軍的後援部隊也很快的趕來，一掃蕩，蔣匪們就又像鬼子一樣的撒腿逃跑了。

『追下去，堅決的追下去』。副班長喬品卿負傷以後，倒在地上，還是一個勁的在喊：『要追到全班立功』。

『對！追下去！』白景陽和韋奇先負傷以後，也是這樣的說：『不要管我們，大家追下去』。這是一個偉大的戰鬥號召。

戰士李彥發的腿也負傷了，但他聽到了這個號召便不顧一切的站了起來，又一拐一拐的衝了上去。

小戰士鮑國祥更是頑強，剛一上城，他的左手就被子彈穿了一個洞，排長幾次要他下去，他都不願意，現在血流得過多，班長又來叫他下去，他歪著頭說：

「放心！別看我小，我保證不掉隊，手上穿個洞，我還沒有覺着痛呢！」

其他戰士楊世發和孫漢德等，更是毫不猶豫的直往前進，直到團長從後面上來，叫他們去休息以後，這才又給他們發給木材和糧食停房了。

### (三) 四門山砲的故事

義豐西門對面的四門山砲是七連一連解決的。

這個連的任務是沿西門城牆，從南向北，奪取西城樓，根據從俘虜口中了解，說是這一帶有山砲陣地，所以他們連一發五發砲，排長趙凱便號召：

『誰敢開中砲，就給誰立功！』

大家聽到以後，都特別來勁，一路上誰也阻攔不住，簡直像猛虎撲綿羊一樣，如遇到地堡的蔣匪反抗，就回敬一陣機關槍和手榴彈，二百五十米長的城牆，十分鐘就被他們全部通過，那控制西城的城樓，更在五分鐘內，也被他們全部佔領了。

『那不是中砲嗎？』

他們佔領西城樓以後，戰士楊志勤派兵出去向北警戒，他剛向城內一望，就發現西北邊的一個人院套內，放着四門山砲，在陽光下，閃閃的發着黑光，並且還有許多蔣匪正在裝置砲彈，準備向他們這裡射擊，他連忙回頭對團長張連岐說：

『排長說繳到中砲立功，咱們去繳幾門砲吧！』

『行啊！』張連岐把槍一扔，拿上手榴彈說：『走，咱們倆個先去！』

『先給排長講一講』！劉志勛說。

他倆向排長請示以後，就飛一樣的下了城牆，直奔那個大院而去，那知跑到門口，向前一望，却發現院內還有六個地堡，院內的蔣匪看到了以後，就都紛紛鑽了下去，張連岐是個二虎子，他見蔣匪往地堡裡鑽，就想跟着衝進去，劉志勛一見，就趕快攔住他說：

『咱們先把他封鎖住，等排長來了再打，亂搗是會吃虧的』。

『沒關係』！張連岐說。

正在他們爭論的時候，排長趙凱便率領着全排趕了上來，張連岐一見，那股二虎勁又來了，也不顧與劉志勛爭論，就從被我砲兵事先打開的缺口直衝進去，只是一個手榴彈，就解決了一個大地堡。

『衝！衝，三班都進去』。

排長趙凱看到張連岐已經解決第一個地堡，他一面把帶來的一挺機槍放在門口，防止蔣匪的反擊，一面又向最前面的三班喊道：

『先打地堡，後繳砲』！

三班班長趙玉堂，戰士劉志勛，張永和和黃龍仔等，話也沒有回的，就都一個跟着一個衝了進去，一陣手榴彈響後，六個地堡的蔣匪就都舉手投降了。那四門嶄新的山砲也成了他們的勝利品。

『咱們繳到山砲了』！戰士劉志勛，張永和，趙玉堂和黃龍仔等騎在砲上對排長說：『這回可該立功了』。

『一定給大家立功』。

排長趙凱也高興的笑着回答。

#### (四) 圍攻蔣匪師部

三叉胡同被我軍包圍了。

這裡原是據守西城蔣匪第二團的團部，自我軍砲兵將蔣匪師部摧毀後，現在這裡就又變成蔣匪暫二十師的臨時師部了。

伸到最前面的我軍是五連第三排。

開始他們想一下子直衝進去，但少數部隊剛一接近，蔣匪就來了一個火力反擊，一步也不能前進，他們只好向後退了一下，重新組織戰鬥。

『三排長』。連長朱立俊說：『這地方咱們要堅決打下來！』

『沒有問題』。三排長侍學高立即回答說：『我們全排都有決心』。

他們倆人叫部隊隱蔽後，便共同看地形。

這個胡同是個東西街道，蔣匪盤踞在一個大院套內，房子是坐北向南，後邊是一排高大堅固的瓦房，東邊的幾間已被我軍砲火摧毀，前面和兩邊都是高大的磚牆，大門東邊的磚牆也被轟開一個缺口，院內除東面一排廂房外，便是一個大空場。蔣匪臨時師部的隱蔽部，挖在院內西南角上，東北角和西北角各築有一地堡，附有機槍，專門封鎖大門，隱蔽部和缺口旁邊，都有衛隊警戒，準備在抵不住我軍時好拔腿逃跑起見，又在東北角的地堡後面和隱蔽部旁各挖有一個暗門。

他們看完地形後，就作了進攻的佈置。

第一步用爆炸筒，從大門西邊牆上扔過去，把蔣匪隱蔽部炸垮，使其不敢出來從旁邊暗門逃走，



第二步乘炸爆煙的煙霧，派一個組從大門東邊的缺口突進去，沿東廂房後面，佔領東北角的地堡。也使其不能從東邊逃跑，最後一步便是：佔領東北角地堡的戰士，沿着後面一排房子，從東向西，佔領西北角的地堡，同時排的主力，立即從東門溝進，包圍臨時師部隱蔽部，好使全院將區無一漏網。

這樣佈置以後，進攻就緊張的開始了。

『誰去爆破？』三排長侍學高問。

『我去』！九班戰士耿全春回答。

爆炸成功以後，九班長任在中，還沒等排長的命令，就帶着兩個戰士，從煙霧中直從缺口衝了進去，沿着東廂房東面，一個手榴彈，東北角上的地堡就被佔領。這時爆炸手耿全春，戰士張考學和劉景和，也沒等排長的命令，就從後面的房子，從東向西直打過去，也是一個手榴彈，這個西北角上的地堡就被佔領，戰鬪便全集中到將匪臨時師部的隱蔽部了。

三排長侍學高和連長朱立俊，也帶着主力從大門進來，大家會合以後，就打這個隱蔽部可是將匪還想頑抗，不但對我軍的喊話不應，並且還以大量的手榴彈打出來，這可怒惱了大家，不繳槍就擊決消滅，一陣手榴彈打進去，裡面的將匪這才不吭氣了。

『那個下去，把敵人拖出來？』排長又問。

『我去』！

八班副李殿臣，戰士張永清和李長林等，一邊說着，就一邊跳了下去，將匪暫二十師少將師長王世高和副師長韓潤珍等，就都舉着兩手走了出來。

## (五) 徐本玉大顯身手

徐本玉是九連一排副排長。

他帶着第三班的戰士，衝過西大街後，就一直向義縣的西北角橫掃過去，剛走不遠，前面的一個大崗擋住去路，他向前一望，裡面的蔣匪正在慌慌張張的準備逃跑，他知道這個時候只要我們勇猛，蔣匪是不敢抵抗的，他就回頭把手一招，說：

『前面有敵人，跟我去打！』

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們剛一衝到門前，只是一個手榴彈，裡面的二十多個蔣匪就投降了。

『那裡還有你們的人？』徐本玉問俘虜。

『城西北角下還有！』一個俘虜說。

徐本玉把這批俘虜交給排長後，就又帶着三班向城西北角上衝去，還沒有到跟前，又有二十多個蔣匪舉起手槍等着他們投降了。

這時義縣西北角遂台全部佔領。

但一間俘虜，却說城外還有蔣匪，並且還有一個副營長帶着三挺重機槍，守着大凌河橋上的堡壘，還沒有繳槍。

『到城外去打，好不好？』徐本玉又問大家。

『好！』二班長王鳳林馬上前說：『城內是三班打的，城外可該着我們三班！』

徐本玉就又帶着二班，從蔣匪挖好通到域外的交通溝，鑽出城牆，直奔橋頭堡壘而去，跑出還沒

多遠，蔣匪的重機槍却向着他們開火了。

『媽個皮！』徐本玉生氣的說。

他對蔣匪的頑抗，毫不在乎，等到蔣匪的重機槍稍一停止，他就一躍上去，一連就是三個手榴彈，蔣匪不打槍了，一個像書記樣的蔣匪，舉着手跑出來說：

『老鄉，別打了，我們投降！』

『只要投降』。徐本玉站起來說：『我們決不打槍』。

『我們副營長也願意投降』。那個俘虜又說：『就是怕你們殺他！』

『快叫他出來！』徐本玉和氣的說：『我們保證不殺，並且保證你們的東西一點也不少』。

這個蔣匪便放心的回頭高喊：

『出來吧！沒有關係，他們保證不殺』。

這個橋頭堡壘的蔣匪，就一個個的走了出來，最後面便是蔣匪二團三營的副營長，徐本玉一數又是三十多個。

這時鐵道上的蔣匪還在猶豫着。

徐本玉先喊話，蔣匪不應，徐本玉又火了，他一個人直衝過去，舉着手榴彈高喊：

『繳槍寬大，不繳槍就要消滅』。

這些蔣匪這才順從的放下了武器。

從戰鬥開始直到最後解決，徐本玉共俘蔣匪副營長以下二百五十餘人，繳重機槍四挺，輕機槍十五挺，六〇砲八門，長短槍一百餘支，成爲繳獲最大的一個排。

至此，義縣的蔣匪就被殲滅了。

## 錦州英雄

突破與攻佔錦州的我軍共分五路。

無論是哪一路，都完成了任務，並且都萬分英勇頑強，分別將蔣匪包圍殲滅，創造了無數感人的英雄事蹟。

這裡便是我『鋼鐵』部大對錦州城西北角英雄事蹟的記載。

### (一) 再堅固也要突破

錦州城西北角是蔣匪防禦的一個要點。

還在我軍沒有突破以前，蔣匪就在各城作戰部軍團上，用紅色的鉛筆，標明了城西北角將是我軍突破的一個方向，因為北寧鐵路從這裡穿過全城，如果我軍突破進去，就把錦州切為兩半，不僅將軍力量分散，並且更會將其部署打亂，所以蔣匪很重視這個地方，敵除了以九十三軍二十二師一部防守外，在我軍突破的前一天，又將防守飛機砲的暫八師連夜調回，以其一部於此增加防守，企圖阻止我軍的突破。

可是什麼也阻止不住我們的前進。

從這裏突破的戰軍，是剛剛攻佔縣城的部隊。他們在接到突破的任務以後，僅僅一夜的時間，一切準備工作都完成，因為他們深深知道突破錦州是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由於與很多兄弟部隊

配合作戰，所以他們從上至下，大家都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要作突破錦州的模範。他們一致的口號是：再堅固也要突破。

攻城的序幕剛一揭開，他們就都百倍緊張起來。還在我們砲兵轟擊的時候，他們敵人總部準備好了刺刀和手榴彈，特別是在我軍的坦克出發以後。他們更都一躍而起，像一陣狂風一樣，直奔城頭。尤其是突擊英雄王德明、杜萬成……等，更像神兵天降一樣，只是一瞬，就將我軍勝利的紅色大旗一齊插上了錦州西北角的城頭。

這就是他們登上錦州西北城頭的信號。

激烈的爭奪戰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守城的蔣匪，看到我們登城以後，還企圖實行反擊，敵人的步兵衝不上來。就又以火力來封鎖，但仍然阻止不了我軍的前進，前面的一個倒下去，後面的一個就又跟上來，突擊團的政治委員任齊茹同志，剛一登上城頭，就被蔣匪的一個砲彈打傷，他連理也沒理，爬起來就又繼續指揮，並且還大聲的喊道：

『前進！同志們！向敵人的心腹衝進！』

這個爲蔣匪所特別重視的錦州西北障地，不僅很快的就都全部土崩瓦解，而且所有防守的蔣匪全部作了我軍的俘虜。

## (二) 四次打退敵人反擊

四次打退蔣匪反擊的英雄，一共是九個戰士。

他們的任務是沿着突破口向東打，肅清沿途的地堡與蔣匪，保證與掩護突破的左翼安全，以後部

隊順利進城作戰。

排長陳元林和戰士奉得貴，剛從突破口的左邊翻上圍牆，迎面就有二十多個蔣匪反擊上來，想把他們趕出圍牆去，那知戰士奉得貴的槍法很準，一連兩槍就撿倒兩個蔣匪，隨着排長陳元林一個手榴彈出去，蔣匪就撒腿向後跑了。

這時指揮員帶着六個人也上來了。

他們剛剛佔領第一道工事，又有四十多個蔣匪，在重機槍與六〇砲聲護下，實行第二次反擊，想把剛才丟掉的工事奪回去。指揮員看出了敵人的企圖後，就叫大家堅決打。排長陳元林首先上去，不幸光榮犧牲，四班長楚永富就又趕着上去，機槍手孫宗一剛打一梭子，左背也被子彈打穿，但他沒有叫疼，依然用一隻手繼續向敵人射擊。五班副王耀吉的頭部被打傷後，不但不下火線，並且邊打邊說：

『只要我們堅決打，敵人是不敢上來的。』

這四十多個蔣匪剛被打下去不久，又有四十多個蔣匪，沿着鐵路迂迴過來，這次情況最爲嚴重，不但蔣匪來勢洶洶並且自己的子彈也都大部打光，尤其是機槍手孫宗一因流血過多而昏過去了。

情況儘管嚴重，我們的英雄們誰都沒有向困難低頭。

戰士常本泰沒有子彈，就撿起地上的石頭打，輕機槍沒人打，戰士奉得貴就拖過來打。四班長楚永福，戰士林成龍和孫西有，將蔣匪屍首上的子彈解下來打，蔣匪的第三次反擊就又告失敗。

沒有多久，蔣匪又以十多個人，偷偷的摸上來，實行第四次反擊。這時只有四班長楚永福一個人在最前面。蔣匪剛一靠近，他一陣手榴彈打過去，蔣匪便被打退了下來。就在這時，我軍進城的部隊，已從蔣匪後面迂迴過來，這批蔣匪便又全作了我軍的俘虜。

### (三) 圍攻天泰和守匪

時間已是下午四點鐘了。

沿着鐵路向東發展的二營，一下就衝到了天泰和燒鍋。守匪是一個團，這個燒鍋是一個方形大院，中間一排房子，分爲前後兩院，院套外邊四角修有四個地堡，前院和後院內也各修有三個地堡。所有的牆上都挖有槍眼，房頂上還有重機槍工事，南面是大街，與街對面蔣匪相互呼應。北面是鐵路，下面還有四個地堡，正東是一片空場，西面有一行房子，也却在蔣匪的火力的封鎖下。這是錦州蔣匪西北角上的一個「堅強」的陣地。

營長史鳳起看完地形後，就決定進攻。

他首先以團裡附屬的砲火放在西邊進行射擊，摧毀敵房上的重機槍工事和圍牆上的工事，繼又將六連一個排放在北面鐵路上，一面肅清下面的四個地堡，一面防止蔣匪從東邊突圍，最後便將兩輛坦克配屬九連。從西南角上進攻，以求全殲燒鍋內的蔣匪。

這個戰鬥進行得非常如意。

一陣砲擊以後，六連便將北面鐵路下的地堡佔領，想從東邊突圍的蔣匪，也全被打了下來，我軍更從東北角上向着燒鍋開始進攻。

從西南進攻的九連打得更好。

第一輛坦克將西南角的地堡摧毀後，三班長沈景德便將圍牆炸開，二班長何平青便帶着戰士王天祥與蕭有才直衝進去，蔣匪還想反擊，我軍一排手榴彈，第一個院的蔣匪，就被打的破槍了。



我全連隊伍進來後，又進攻後院。

連長張文斌看了一下地形，就叫四班長田光義帶着全班打東邊一排房子，又叫九班長王錫成打西邊一排房子，他用兩挺機槍掩護，和前後院一樣，後院的蔣匪也都很快的繳槍了。

營長史鳳起看了一下錶這時才是下午五點鐘。

#### (四) 與蔣匪坦克搏鬥

中山大街是一條東西街道。

警衛營二連突破錦州城後，便搬到了這條大街南邊的房內，剛派出去幾個戰士上街警戒就發現這條街的中間停放着三輛坦克，上面插着白色的小旗，馬還還在不停的響着。

『還是敵人的坦克！』教導員親自看了一下便說：『二連趕快去打，一輛也不讓跑掉』。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

指導員方繼祥接受任務後，便帶着八班去打，他們想從房內直衝上大街去打，那知剛一露頭，斜對面街口上有一個地堡，蔣匪便向他們射擊。後來又想沿着房子到西街去打，但剛過一道牆，前面還有蔣匪據守最後只好從街的東頭跨過大街，沿着北邊的一排房子去打。

最前面的是第二組。

組長張鳳林在最前面，指導員和排長叫他第一個去打，他一面拿起爆炸筒，一面對着戰士于德江和蘇魁文兩個人堅決的說：

『這回我們一定要完成任務，我爆炸不成功，于德江就去，若再不成功，蘇魁文再去，只要我們

剩一個人，也要完成任務！」

于德江和薛魁文說：

『組長放心。只要我們不死，保證把坦克炸掉。』

話一說完，張鳳林就把門一拉，只是幾步，就跑到最後一輛坦克的旁邊，坦克發現有人，剛想回頭，張鳳林便把爆炸筒往坦克輪帶上一放，將導火線一拉，只聽得一聲巨響，這一輛坦克不但停着不動，並且燃燒起來了。

『炸得好！』指導員和排長都跳起來說：『趕快再炸那兩輛。』

大家便拿起爆炸筒飛跑出去，那兩輛坦克回頭向他們打了兩砲，很快的向西逃跑了。他們跟着去追，恰好迎面上來一路我軍，於是不但這輛坦克全被俘獲，就連中山大街上所有的蔣匪，也就很快的被殲滅了。

### (五) 三戰三捷的九連

九連是攻佔義縣的模範連。

這個連的特點是：不管蔣匪的力量如何，只要被他們發現，便一個勁的往裡打。義縣作戰他們連續打了三個地方，俘虜一千多蔣匪。這次錦州戰鬪，他們又一連攻佔蔣匪三處障地，俘敵七百多名，深得全國好評。

第一次是打錦州中山市場。

這個市場像一塊四方形的糕一樣，一色整齊的紅房子，所有路口全被蔣匪堵塞，在街心十字口上

，還修有一座圓形地堡，以一挺重機槍向四面對鎖。

九連到這裡已經是大半夜。

連長看了一下地形，就將部隊分作兩路，沿着東西正衝兩邊的房子，將牆壁挖開從西向東往裡打，這樣既不受蔣匪火力阻擊，更不能相互呼應，他們一打，很快就頂到十字口上。

這時却被十字口上的地堡所阻住。

『李文發！』連長回頭就叫小砲手道：『你用六〇砲平射。把那地堡摧毀。』

李文發把門打開，往地上一爬將六〇砲平放，只聽轟的一聲，地堡就揭了蓋，他們趁勢一衝，中

接著他們又攻擊棉花公司。

這裡離中山市場東邊只有十步多遠，但是沒門，牆很高，兩頭角上都修有地堡，地堡裡不斷的向外面打槍。

『誰去爆炸？』連長喊着。

『我去』。戰士喬繼生回答。

只是一瞬間，不僅圍牆炸開像大門一樣的一個缺口，那緊貼著牆隱蔽起來的三百多蔣匪，也都大部被震昏了，他們一衝進去，就像趕綿羊一樣的把敵人全部抓住了。

這時天色已經發亮。

他們剛把棉花公司的蔣匪解決，又聽到東邊打槍，全連便分兩路迂迴過去，又開始了第三次戰鬥。

這次是打地方部隊。

這裡也有二百多蔣匪封鎖很嚴。後面牆很高，左邊是大街，被舊城的蔣匪用重機槍封鎖着，右邊是監獄。裡面還有蔣匪，連長看了以後，就決定從後面進攻，號召戰士們再去爆炸一個缺口。

『我去』。戰士林德迅速扛着塊炸藥飛撲上去。

爆炸以後，正好蔣匪裡面沒有多少工事，戰士李海春和張樹田等首先衝了進去，蔣匪就往樓上跑，他們就一直追到樓上，蔣匪們走頭無路，便又全部繳了槍。

## (六) 吳振國實現計劃

吳振國是三連五班的副班長。

他的父母和弟妹，都被惡霸地主管死，他去年八月參軍以後，就決心要報仇立功，這次錦州戰鬥前，他訂了這樣的一個計劃：不進進錦州，決不再回來。

戰鬥開始，他就在最前面架梯子。突擊隊一登城，他就帶着戰士劉德義，提着衝鋒式直向裡打。過了許多街道，回頭一看，部隊不見了，只有劉德義還跟着他，他就問道：

『你怕死不怕？』

『不怕！』劉德義堅決的說。

『那就好辦！』他高興而又堅決的說：『咱們現在失連絡了，要完成計劃咱們就往前幹。』

『他倆就向前衝去，剛到一個十字路口，便遇到從右邊上來的一支隊伍，一看是自己人，他們就參加這個部隊去打。一連攻佔幾道街，他都在最前面，但到了第三道街這個部隊却停止休息了。吳振

江覺得不過癮，便問一個戰士道：

『那連還有任務？』

『十一連。』

他便帶着劉德義去找十一連，指導員見他要參加作戰，便故意說：

『你參加我們連吧，作戰要勇敢。』

『我爲了完成計劃。』他說：『只要你們分配什麼任務，只要不死，我保證都能完成。』

戰鬥很快就打起來了。

前面的部隊佔了七座房子，蔣匪就來了個反擊，奪回去五間。這時戰鬥非常激烈，就把他們調上來。七班二組在最前面，吳振國便要求到二組，與蔣匪只隔一道牆。蔣匪衝鋒幾次，都被他們打了下去。在最緊張的時候，吳振國更來勁，一面打槍，一面鼓勵別人。

就這樣堅持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我軍另一部隊迂迴到蔣匪的後面，這批蔣匪才被殲滅了。

整個戰鬥結束以後，吳振國帶着劉德義返回自己的部隊的時候，十一連的全體同志，不僅送他半里多路，支委會並寫了封信給他們首長，建議給吳振國立一大功。

# 進軍瀋陽

經過三年來的流血苦鬥，強大的東北人民解放軍，終於以着從將匪手中奪來的美國裝備，在一九四八年的十月，分從四面八方，像暴風雨一樣，向着將匪盤踞了三年的東北首府——瀋陽前進了。

這是東北人民的勝利進軍。  
這是中國人民的勝利進軍。

## （一）偉大的命令

「前進……向瀋陽前進！」

這是在遼西全部殲滅東北將匪的主力廖耀湘兵團的晚上——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東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司令部，發現整個東北將匪陷於極端的混亂狀態以後，就以極其簡短的字句，連夜縱散佈在瀋陽周圍的部隊，發出了這個緊急而又偉大的命令。

「前進！向瀋陽前進！」

這個緊急而又偉大的命令剛一發出，全軍就都立刻沸騰起來，不僅萬分歡喜，精神百倍並且都以空前的速度，向瀋陽前進。

從北面向南前進的部隊，在渡過大清河以後，就以一日一百五十里的行程，不分白天和黑夜，不顧疲倦和飢餓，強烈前進，首先在二十九日攻佔鐵嶺城，全部殲滅將匪五十三軍一一六師，繼又在三

十日晚上，便又攻佔了瀋陽東面的東陵飛機場。

從東面和南面同時前進的部隊，更都提出「爭取進入瀋陽第一名」的口號，也以空前強烈的行軍速度，翻過無數的高山和峻嶺，先後在三十日那天，攻佔了著名世界的煤世無暇和本溪等城，全部殲滅守匪第一與第三兩個守備總隊，直指瀋陽市郊。

從西面向東前進的部隊，更分作兩路，像兩把尖刀一樣，穿過又寬又大的遼河，也在三十日那天，先後攻取新民、遼陽和鞍山等城。

「前進！向瀋陽前進！」

盤踞三年東北首府的——瀋陽的蔣匪，就在這個緊急而又偉大命令後的第三天，便全部陷入我軍強大的天羅地網中了。

## (二) 壯麗的場面

從西面向東前進的部隊，不僅是在殲滅全部殲滅東北蔣匪的主力廖耀湘兵團，沒有休息沒有整理，其中很多部隊連夜還沒有作好，就又向瀋陽前進，同時他們更以無比的堅忍，克服無數困難，完成迅速渡過橫在面前又寬又大的遼河，向瀋陽前進。

這是一個壯麗的進軍場面。

從遼河大橋前進的我軍，迎面遇到時匪騎兵師的阻擊，他們就以少數部隊前去阻擊，主力則連營都不管，只是沿着寬大的公路，浩浩蕩蕩向瀋陽前進。

從船上渡過的我軍，都落在別人的後面，一登上岸，就一小時十五里的行程，跑步向瀋陽前進。

，很多重機槍手和步兵砲手，因為牲口渡河太慢，他們就不等牲口來歇，自己打起就走，首長一見，就在岸上大聲的喊叫：

『等一等，牲口就過來了！』

『沒有關係！』他們則邊跑邊說：『向瀋陽前進，扛上一百里路也高興。』

載着重砲和彈藥的汽車，更都開足了馬力，向瀋陽前進，特別是那漫長的大車隊和担架隊，爲了向瀋陽前進，他們更都掀起了比賽競走。

在整個部隊前面的宣傳員們，爲了鼓勵部隊向瀋陽前進，在重要的橋頭和路上，用石灰寫上令人興奮的指標：

『前進！同志們！前面就是瀋陽』。

『前進！同志們！向瀋陽前進；把東北的蔣匪全部殲滅，爭取全東北的解放』。

『……………』

整個前線都在歡騰鼓舞中。

這是解放瀋陽的勝利進軍，這是解放全東北的勝利進軍，這也是爭取全中國迅速解放的勝利進軍。

### (三) 攻佔瀋陽城

攻佔瀋陽城的戰鬥，是十月三十一日夜開始的，由於我軍的無比勇猛，守城的蔣匪顯得比豆腐還不如，僅僅經過兩天多的戰鬥，這個東北首府——瀋陽，便在十一月二日的中午，又宣告回到人民的



手中了。

攻佔瀋陽的戰鬥，是這樣進行的！

從東北方向進攻的我軍，只是稍微一擊，就將蔣匪堅固的北陵地堡群完全佔領，接着就像一陣暴風雨一樣，進入了市區。

從西南方向進攻的我軍，更是進展迅速，我軍只打了幾砲，守備陣地的一個蔣匪連長，知道命運已經無法挽回，在我軍還沒有發起衝鋒的時候，他就帶着他的部下，打着白旗投降了。

在巷戰中，我軍更像吃豆腐一樣。

「劉總」的戰軍團，汽車十七團和重砲十八團，在我軍還沒有到以前，他們就像平時檢閱一樣，把車和砲都排成隊，在我軍衝到面以前後，他們便都派着代表進行投降，並且都說：

「這是我們國家的財產，現在我們交給咱們國家」。

守和平街蔣匪守備第二總隊長秦祥微，不但不敢與我軍戰鬥，派了一個蔣匪坐着吉普車打着白旗來找我軍投降，並且在我軍的一個突擊團長，坐着派來的吉普車去投降的時候，秦祥微更出來歡迎說：

「你們什麼時候來繳都行，反正我的三個團，都在這裡等着你們接收」。

緣在中央銀行大樓上的蔣匪第八兵團司令部隊更顯得異常有趣，當着我軍的兩個戰士上去的時候，蔣匪的中將參議蘇炳文，就從人叢中很快的站了起來，指着周福成說：

「這是我們第八兵團司令官，我們在這裡是等着你們來繳槍」。

這個東北首府的瀋陽，這個全國工業中心的瀋陽，這個擁有一百多萬人口大城市的瀋陽，就這樣  
的宣告解放了。

#### (四) 勝利的歡呼

當着我軍的砲聲剛在瀋陽城周圍響起來的時候，全瀋陽的人民，便都以其無限的興奮與歡欣的心  
情，在準備着歡迎自己的隊伍。

首先是各工廠的工人，學校的師生，與各機關的職員，他們在我軍還沒有到以前，就都有計劃的  
保護國家的財產，準備交給國家。同樣，在我軍突入瀋陽以後，他們更都冒着極大的危險，積極協助  
我軍作戰，殲滅散佈與隱藏在各處的蔣匪。

其中會有這樣一件動人的故事：

有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工人，頭髮和鬍鬚都已發白。他見我軍找人帶路，就從家裡拄着一根木棍  
出來，自告奮勇要去，大家看他年老，就都不讓他去，他却很不以為然非去不可，他說：

「我盼咱們的隊伍，盼了整整的三年。現在總算盼回來了，你們別看我老，我帶路要比青年人還  
行」。

他就從鐵西區起，一氣就把部隊帶到舊城，後來部隊又要到城南潭河堡去消滅蔣匪二〇七師第二  
旅，他又自告奮勇前往帶路。終使部隊迅速的完成任務。

不僅如此，全瀋陽的市民，也在熱烈歡迎我軍。

從我軍剛一進入瀋陽，無論是廣場上，大街裡，以及胡同內，到處都貼滿了各色的標語，紅紅

綠線，極爲動人，並且到處也都擠滿了人群，只要看到我軍過來，他們就都情不自禁的舉起自己的雙手，跳着高呼起來：

「解放軍萬歲！」

「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

這是感激的歡呼！

這是新生的歡呼！

這更是光明與勝利的歡呼。

## (五) 英雄的結論

瀋陽解放了。

東北解放了。

這個勝利是怎樣得來的呢？

東北人民解放軍「鋼鐵」部隊，在瀋陽國際運動場舉行祝捷慶功大會的時候，很多掛着「毛澤東」獎章的英雄們，都這樣說：

「我們怎樣才有今天呢？第一，是由於黨中央毛主席與東北局的正確領導；第二，是由於全國各解放區軍民的有力配合，最後才是由於我們全東北人民的積極支援與我們全軍指戰員流血苦鬥」。

是的：這就是我們所以勝利的結論。

在我們東北進入和平建設的今天，我們更應當像過去三年的戰鬪一樣，在黨中央毛主席與東北局的領導下，發揮一切力量，努力生產，支援前線，爭取全國勝利的迅速到來。

# 原人原槍

(一)

咚咚咚……

這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下午，沒有風，也沒有雲，熱辣辣的太陽，像一個火球一樣，晒得人們不知躲在那裡才好，就在這個時候，進入八家子的蔣軍，在大砲與飛機的掩護下，一次、兩次、三次的向看金山堡我軍陣地進攻了。每次進攻的蔣軍，都是越過密密的樹行，進入開濶地的時候，我軍陣地上的一挺美式重機槍就開口了，不知道蔣軍是爲了什麼，只要這挺美式重機槍一叫，連回頭也不回的就向回逃竄了。

咚咚咚……

這挺美式重機槍看到蔣軍狼狽的向回逃竄，就更加不客氣的跟着蔣軍的屁股追，蔣軍被追得爬下不動了，機槍也就休息下來，可是當蔣軍繼續蠕動時，機槍就又響了起來，好像不使得每次進攻的蔣軍大部傷亡。或者大部殲滅，這挺美式重機槍總是不甘心似的，直到連一個蔣軍的影子都看不見了，這挺美式重機槍，才勝利而驕傲的叫上幾聲以後，這才正式的休息了。

『誰打的？』

『那本榮打的！』

『打的好，大家都看見了。』指導員在蔣軍進攻被擊退後，就連忙跑到這挺美式重機槍陣地高興

的說：『是郝本榮打的，連部決定先給他記上一功。』

第二天一早蔣軍又進攻了，這比起第一天更加厲害，先是十門大砲和十二架飛機轟炸和掃射，整個陣地變成爲一個烟火的海，蔣軍就在這煙火的海中，又一次、兩次、三次的進攻，郝本榮和第一天一樣，先把子彈裝好，自己伏在那挺美式重機槍的旁邊，兩眼瞄準着外面，只要發現蔣軍衝鋒，他就把板機一扣，那挺美式重機槍就和第一天一樣的吼了起來，無情的向着蔣軍射去，直到蔣軍的衝鋒完全被擊滑下去，郝本榮方才站起來伸一伸腰。

郝本榮使用的那挺美式重機槍，就這樣隨着守備的部隊，擊潰了蔣軍的六次進攻，鞏固了金山堡我軍的陣地，使得進犯的蔣軍不但沒有前進一步，而且蒙受了很大的傷亡，敗退下去了，從此再也不敢向着這裡進攻了，而郝本榮的故事却在陣地上傳開了，上級正式給他記了一功，報紙上登載出他的名字，到處都在談着他的射擊技術，而最有趣的，是很多人在談起他射擊的時候，總要學着他那挺美式重機槍的響起來的聲音。

咚咚咚……

(一)

郝本榮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在六月二日昌圖的殲滅戰中，他還是蔣軍九十一師二七三團二營機槍連的班長，在我軍總攻的那天晚上，他就使用着現在使用的這挺七〇六四一號美式重機槍，剛把機槍架在一個地堡上面，還沒有打完一梭子子彈，就成爲我軍的俘虜了。

『你是幹什麼的？』

『當兵的。』他很長篇的回答：『我是八十七師連長當兵的。』

開始寫本學對我軍是不夠了解的，從不肯說出一句實話，每天總是悶悶不樂，頭他回去，他怕蔣軍發彈，不願意回去，叫他到我軍後方去參觀，他又不知道玩什麼把戲，也不願意，俘虜他的是七六七部二營，沒有辦法，就分配他到四連去當戰士，他到四連後，還是不說實話，但連裡戰士對他都很有親熱，特別是班長對他關照更是無微不至，並且還經常找他嘮嗒，有些戰士也經常和他嘮嗒，什麼爲人民服務啦、土改改革啦、優待俘虜啦、擁政愛民啦、官兵一致啦……一切一切都是他親眼見到和體驗過的事實，可是他從來也沒有夢見過這樣的事情，這使得他深受感動並對蔣軍開始憎恨起來。

『聽說咱們解放軍抓到蔣軍的技術人才，如砲手、機槍手、飛機師等，都要槍斃和活埋的？』有一天他和班長嘮嗒中這樣的問：『我來得很遲，不知是真是假？』

『這是欺騙你們的』，班長又給他解釋了一遍俘虜政策說：『不論蔣軍的砲手，機槍手等，只要他參加革命，給老百姓辦事，上級還優待呢！』

『我要是個機槍手，你們怎麼辦呢？』他裝作自己不是機槍手的樣子向班長問：『是不是也優待呢？』

『我保證優待。』班長根本不知道他是機槍手，就隨意的說：『可惜你不是個機槍手。』

那本來積慮很久的問題，在不經意中得到了答覆，他便對着班長的面，正式承認了自己是一個美式重機槍的班長，這消息很快的從班裡傳到連部，又從連部很快的傳到營部，指導員和教導員都很高興的找他談話！特別是指導員和教導員，那種熱切和藹的動靜，使他鎖著的雙眉完全放開了。

『我們很歡迎你，』指導員和教導員見了他的面，都是這樣說：『不知你願意不願意再行機槍？』

『我對指導員說過了，』他向着教導員說：『過去我是受了欺騙的，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好像從黑暗走到光明，我要堅決的幹下去。』

郝本榮就這樣很高興的被調到機槍連當射手了。連長給他分配了一挺美式重機槍，一看那挺機槍就是他在蔣軍中，伴隨他大半年的七〇〇六四一號美式重機槍，他更加高興了，跑過去就擦了起來。從此他就成爲民主聯軍的一個機槍手了。

(三)

郝本榮到了機槍連不久，七六七部隊就接到命令，阻擊從鐵嶺增援四平的反蔣軍，整個部隊便從昌圖附近移到金山堡一帶，開始修築工事和戰鬥動員了。

『現在是我們給人民立大功的時候了，』指導員在動員會上說：『上級給我們的任務是：要我們把進犯的蔣軍，完全消滅在陣地前面，大家有沒有決心？』

『有！』聲音像山洪一樣的響亮。

『大家有決心就行，』指導員又說：『現在各班就準備去修工事和訂計劃。』

郝本榮和其他戰士一樣，當天晚上就同全班戰士很高興的修築工事和訂計劃了。修築工事在他是很拿手的，修在什麼地方？怎樣才能堅固？……這些他是有經驗的，全班的同志就都跟着他修。但訂立功計劃卻是頭一回，他總認爲立功的應該是步兵連，機槍連又不衝鋒，也不陪陣，沒有什麼功可立，也就沒有訂計劃。

『什麼人都能立功！』班長見他不懂立功的意義，就向他解釋：『譬如我們機槍連吧，在戰鬥中



，雖然不衝鋒，也不陷陣，但只要你機槍打的好，殺傷蔣軍多，能起作用，上級就會記功的。」

「明白了，」他很高興的說：「那麼我的立功計劃，請你記下來：保障機槍發揚火力，不讓一個蔣軍接近我軍陣地，也不浪費一粒子彈。……」『光說了不算，還要作到。』

『保證作到。』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戰鬥就開始了。

在蔣軍還沒有發起衝鋒前，他正和他那一組的幾個戰士，高興的在談着他們怎樣完成立功計劃時，不經意的蔣軍一連打來三個戰鬥彈，穿過地堡，把他平時最知己的唐林聚和劉新打傷了，這下就激起了他憤怒復仇的火焰，他帶着把唐林聚和劉新抬下去後，就連忙檢查一下那挺美式重機槍，裝好了彈，伏在那挺美式重機槍旁邊，兩眼瞠着前面的開闊地。

『看誰死傷的多？』他心裡憤憤的說。

砲火剛一停止，蔣軍步兵便衝上來了，在越過前密密的橫行後，他就把板機一扣，那挺美式重機槍就吼了起來，蔣軍很快就被打下去了，接着蔣軍又一連兩次衝鋒，同樣的又被他打下去了。不僅唐林聚和劉新報了仇，同時當天就受到了指導員的表揚，他更高興極了，在第二天的戰鬥中，他更起勁，在蔣軍大砲和飛機造成的炮火的海中，他又以那挺美式重機槍，隨着各堅守陣地的同志們，連續粉碎蔣軍的三次衝鋒，使得蔣軍再也不敢向他們的陣地衝鋒了。

#### (四)

戰後的一個早上，我便去訪問他。

那時他正在休息，指導員把他一喊，他就一骨條爬起來，我仔細一看他的個子不高，身體很瘦，

臉也很黃，只有那兩眼還犀利，好像在獵取什麼東西似的。

他是河南息縣人，今年三十五歲，家裡有八口人，却只有三畝地，大部生活都靠租種人家的土地和給人家抗活維持，三十年的春天，河南遍地遭災荒，家裡實在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他就挑上一付担子，逃到許昌一帶去作小生意，不料在半路上就被蔣軍抓去當兵了。

『你怎麼不跑呢？』我問。

『他們抓我是叫我帶路的，』他沉痛的說：『誰知帶到地方以後，就便給我把軍衣穿上了。』開始他是被騙在蔣軍第九軍新編二十四師的，訓練以後就調到廣西，與七十一軍合編，他被編到九十一師二七三團二營四連，日寇投降後，便來到東北，由於經常遭受到我軍的打擊，老兵日益減少，今年春天他便被提昇為機槍連的一班班長了。

『你與解放軍作過戰麼？』

『作過。』

『那時怎樣想呢？』

『那時沒有啥想，』他很誠懇的說：『腦子裡只有一個命令。……』

『現在呢？』

『我明白了，』他很乾脆的說：『要知道解放軍是咱們窮人軍隊，我早就過來了；天下窮人是一家呀！』

這是事實，他在蔣軍的時候，和其他士兵一樣，完全是被蔣軍的欺騙宣傳所蒙蔽着，只要一經事實把這種欺騙宣傳打破後，大家就都感到後悔了，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戰士。

『你打算怎樣呢？』

『我沒有什麼打算，現在回到咱們窮人的軍隊了爲老百姓打仗，也是爲了我自己，我要堅決的幹下去。』

『有這樣的決心？』

『我早就下過決心了：要活，就活在窮人軍隊裡，要死，就死在窮人軍隊裡，』他很堅決的說：『只要我能拿動槍的時候，我就要和蔣介石打下去，實在拿不動槍了，我要求上級給我分些地。……』

現在他再也不悶悶不樂和愁眉苦臉了，而是空前的興奮和愉快，他的瘦黃的臉上，早就掛起喜悅的微笑——因爲在他的面前，正在展開了一幅無窮無盡的美滿的希望呵！

## 步兵砲手

你看見過咱們的步兵砲手嗎？

你知道咱們成千成萬的步兵砲手，在這聲勢雄偉的大反攻中，是怎樣的行軍作戰？是怎樣的復仇立功？又是怎樣的爲人民流血犧牲？

現在這裡正作著一隊步兵砲手。

這隊步兵砲手曾經榮獲過縱隊的嘉獎，從去年三下江南投入反攻戰鬥以後，經過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直到這次龐大的冬季攻勢，一年間，從無逃亡，每次艱苦的行軍和戰鬥中，他們更都創造了驚人的奇蹟和殊勳。

就拿這次冬季攻勢中的行軍爲例吧：

這隊步兵砲手在冬季攻勢中，全連只有兩個病號：一個叫鄧福貴，黑紅臉，滿口貴州話；一個叫張景龍，臉部發黃，個子很矮。這兩個砲手都是去年夏季攻勢中的解放戰士，從參加我軍以後，由於我軍不斷的勝利和經過訴苦的結果，他們兩個都訂了立功計劃，決心要作人民的功臣。在這次我軍發動冬季攻勢以後，他們兩個都鬧起病來。鄧福貴腳上裂了一寸長的一個口子，走路很不得力。但他爲了立功復仇，就用繩子縫起口子，不但堅決不坐車，並且還爭着挑擔子。張景龍胸前長了一個大瘡，每天發熱發冷，不但兩手拾不起來，就是兩腳也感到無力。

在一個行軍的晚上，地上的雪漫到膝蓋，好人走起來都很吃力，一不小心，就是一個筋斗。很多

砲兵看到這種情形，就都叫張景龍去坐大車。

『我可不能坐車。』張景龍咬着牙齒說：『我決心革命，我決不裝蠢。』

最近，這隊步兵砲手從很遠的地方，經過五天的長途行軍，又到了這裡，準備迎接新的戰鬥任務。現在他們都在很舒適的休息着；有的蓋起大衣呼呼大睡；有的正忙着燒水洗腳；有的則把那些被汗液浸透的衣服脫了下來，放在水裡洗過，又胡亂的曬在樹枝上，草堆上。

最忙的還是連裡的幹部，每天都在開會調整組織，加上這五天的長途行軍，休息時間很少，每個人的眼睛都是紅紅的。

『姜連年叫他到六班去吧！』

副指導員徐良言，用手揉了一下發紅的眼睛後，就向連黨委會發言。他說：

『過去他在四班作班長，把四班攪成全連的模範班，從他負傷下去後，四班又換成鄭學文作班長，攪的也不錯。現在馬上就要進行戰鬥，六班比較差，就叫他到六班去吧！』

『我也這樣想。』指導員謝祝清點點頭說。

『同意！完全同意。』連長趙德安很高興的說：『我沒有意見。』

姜連年，五年前帶頭參軍的一個戰士，年青，熱情，從他調到四班作班長後，四班就蒸蒸日上，無論團結、練兵、群眾紀律、吃苦耐勞，以及屢次戰鬥，都是考全連的第一。特別是戰鬥上，更是出類拔萃。不僅他們的砲打的好，而且每次都在最前面。所以『全連模範』的旗幟老在他們的手裡。

在一次戰鬥中，步兵剛剛衝進敵人外壕，他們就隨着衝了進去。儘管敵人全力反擊，天上飛機掃射，他們全班却沒有一個害怕不前的。步兵被十字路上的敵人阻止住，他們便把砲推到步兵的前面，

所有的砲手也都衝過步兵的防線，距敵人最多不過四十多米遠。手榴彈和衝鋒式的子彈經常在他們的四周呼嘯、爆炸，但他們更是沒有一點畏縮。在準備構築工事的時候，團裡就來了命令，叫他們快點發射，給步兵打開衝鋒道路。

『班長，你打吧！』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個子不高，面孔發紅的參軍砲手朱秀，因為來不及作工事，害怕砲彈發射震動，不能命中，他就冒着敵人的砲火，站到砲架上說：

『快打吧！班長。』

第一砲轟的一聲出去，與敵人地堡摧毀的同時，朱秀却被震了下來，昏迷過去。後面地堡的敵人還在頑抗，並且還用機槍對他們掃射。

『班長！繼續打吧！』

又一個身體發胖，經常搶着工作的解放戰士陳芳，更不顧敵人機槍的掃射的和被震昏的危險，把帽額向後一拉，就又繼續的站上了砲架。

在敵人第二個地堡摧毀的同時，陳芳也被震跌下來了。緊接着，又一個大家喊他『紀大哥』，個子高大的翻身砲手紀大國，話也不說，第三次又站上了砲架。最後終將敵人全部殲滅。

不怕困難，不怕流血犧牲，不僅連年這一個班是這樣，其他班和所有的幹部也都是這樣。這是他們的一貫傳統！現在的連長趙德安已經是第三個連長了。第一個連長叫姚長君，是一個十三年的砲手，參加過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以及現在正進行着的人民革命戰爭，砲手們都喊他：『老革命』。中等個子，團臉，他患着嚴重的胃病，身體異常虛弱，但他對於工作從來沒有厭倦；積極鑽研是他的唯一特點，特別是對於圍繞砲手、教育砲手起了很大的作用。提起『老革命』，沒有一個不伸出大拇指。

指誇獎的。

『你們感到咱們的隊伍困難嗎？』

每當情況嚴重或生活困難的時候，他不是一個人背着個手，到各班去和砲手們聊天，就是找苦烟葉、燒點開水、找幾個砲手到連部來談心。他總是這樣說：

『過去和現在就不能相比，過去爬雪山，過草地，有時連飯都吃不上，用著土砲，還一樣殲滅敵人，現在呢，有汽車，有火車，還有大後方，用的又是什麼日式的美式的砲，難道就不能殲滅敵人嗎？只要我們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流血，我們就會戰勝一切敵人的。』

砲手們的臉上，就立刻浮起微笑。

第二個連長叫王玉山，個子很矮，瘦黃的臉，但兩眼却很光亮，能吃苦，能負責，特別是打起仗來就像一隻虎一樣。在他剛到這連不久，就參加了一次戰鬥。他把隊伍帶進敵人縱隊後，發現前面敵人正以集團地堡為依託，阻止我軍步兵前進，槍火密集得頭都不敢抬。他不管這些，第一個跳起來，把砲運到敵人側面不到四十米遠的地方，一連三砲，全部敵人全都繳槍投誠了。在他剛要繼續前進的時候，不幸飛來一顆子彈，王玉山同志光榮的倒下，但他仍在高喊：

『堅決完成任務，誰也不能後退。』

砲手們在他的鼓勵下，終於配合步兵，將所有的敵人全部解決。

指導員謝祝清也是第二個指導員。

第一個指導員叫李昆，是一個中學生出身的幹部，身體又高又胖，不僅熱情、積極，而且富於創造，在他的前面是沒有任何困難的。他能吃苦，也能打仗，行軍的時候，經常幫砲手扛東西，住軍的

時候，更給砲手們燒水洗腳。特別是在戰鬥緊張的時候，他更能進行鼓動，所以砲手都很喜歡他。

『我就不相信這批敵人不能殲滅。』

在一次失利的戰鬥後，他很不服氣。他就用自己積下的津貼買了幾盒煙捲，親自散給砲手們說：『請大家吸這支煙吧！我要求大家宣誓：明天不把這批敵人消滅，我們就不回來，大家敢不敢？』

『敢！』聲音像雷動一樣。

第二天戰鬥開始後大家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一下子就衝到敵人面前。像棋子一樣的地堡，一個個都隨着他們的砲彈毀滅了。

現在的連長趙德安和指導員謝祝清，也都繼承了過去的傳統。

最近的一次戰鬥，敵人固守一個屯子，他們把砲又推到距敵人四十米達的地方，開始很順利，臨到總攻擊的時候，所有的砲都被敵人火力封鎖住了。四班長姜連年就是在這個時候負傷的。他剛一歸，迎面就飛來一顆子彈，撲通一聲栽倒下去。連長趙德安一看，急得滿頭大汗，狠狠的罵道：

『操你個娘！看誰封鎖誰！』

他就把袖子一挽，跑到砲前，只是一砲，就打中了敵人的地堡。這時其他的砲也都發生了效力，最後步兵終於衝了進去，解決了敵人。

副指導員徐良言、排長曹作永、盧得勝、金廣良，排副韋成、綽號叫作『小矮子』的高景春，還有眼邊上有疤的砲手曹如皋、李占林等，都是一些英勇頑強的砲手。

現在新的戰鬥任務又來了，他們又和過去屢次戰鬥一樣，不僅都緊張的動員起來，並且更都下了



像鋼鐵一樣的決心，要在這次戰鬥中再度顯示威風。

『你們準備得怎樣？』副指導員徐良言，在動員會以後，就又到各班去看並且還這樣問大家：『這次戰鬥你們有沒有把握？』

『有』！大家一致的這樣回答。

特別是六班和四班準備得更好，大家不僅都把衣服洗了，好好的在養精蓄神，並還都把砲重新擦了一遍，副指導員徐良言剛一跨進他們的門，他們就都站起來說：

『指導員放心！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待着命令』。

這是多麼偉大動人的決心和意志啊！毫無疑義的，這隊步兵砲手是會創造出更可歌可泣的事蹟的。

那麼這隊步兵砲手爲什麼會這樣英勇無敵呢？

『我們全連一百多個同志，』現在的六班長姜連年曾經這樣說：『其中大多數同志都是受過蔣匪和地主剝削壓迫的。現在大家都知道這點：就是要生活下去，就得把敵人全部消滅。』

這就是這隊步兵砲手力量的來源。

# 戰地群衆

## (一) 傷兵的母親

王老太太的家住在弓棚子西門裡。

在記者未到達弓棚子以前，沿途就聽到許多人說王老太太是一個雜軍的模範，這次（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記者到達弓棚子以後，更聽到許多人說王老太太是一個傷兵的母親。

這是多麼的光榮而又偉大的稱號。

『照顧傷兵不光是我一個人呀！同志。』王老太太在記者訪問他時，一面讓記者坐在炕上，一面又很親切的說：『街上的李老太太，馬老太太，還有邱老太太，她們照顧傷兵也都不去離。』

許多事實證明這是王老太太的謙虛。

在傷兵團從弓棚子經過時，全街的老百姓都不聞不問，只有王老太太很過意不去，一來因為她心腸慈善，看到解放軍前線受傷，特別是在這冰天雪地中受傷，不去照顧，實在不忍；一方面又因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在她前後住過好多次，既沒有動她家一針一線，還幫助她家生產勞動，不去照顧，更是不忍。所以她便拄着一根拐杖，挨家挨戶的去勸說和動員，終使全街的老百姓由對傷兵不聞不問，轉爲緊張熱烈的照顧傷兵了。

『咱解放軍心眼好，紀律嚴明，替老百姓辦事，軍民是一家人。』王老太太在敘述她動員全街老百

姓照顧傷兵以後，又着重的對記者說：『我這人生來心眼就很軟，看到咱解放軍受傷，我心裡就很疼。』

在將全街老百姓動員起來以後，王老太太對傷兵的照顧更加積極熱心，她不管風雪多大，更不管事情多忙，只要聽說傷兵從前線下來，她便拄起拐杖挨家挨戶的去看，對於傷兵她像對待子女一樣，傷兵要幹什麼，她便依照傷兵的意見去作，還時常對傷兵說許多寬心話，對於傷兵的人家，她時常的囑咐房東要對傷兵好好照顧，要像對自己家人照顧一樣，所以全街的老百姓和從該街經過的傷兵，對於王老太太的這種精神都很感動。

『傷兵看到我去，大家都樂起來，老百姓也都樂起來。』王老太太在說到大家都樂起來時，她又很愉快的對記者說：『我看到傷兵老百姓樂起來，我也就樂起來，我心裡很暢快，我就喜歡這樣。』

王老太太照顧傷兵的故事是說不清的，有些傷兵因為傷重，痰湧在口邊，無力吐掉，王老太太看見她把自己的手洗洗的，從傷兵的嘴裡，一把把的把痰給掏出來。有些傷兵，因為傷重，小便不下，王老太太看見，便叫年青婦女走開，幫助傷兵們，一滴一滴的將尿瀝出來，還有些傷兵，因為傷重，不能起來大便，她更不管多麼污濁，便拿便盆去接。所以從弓棚子經過的傷兵，沒有一個不感謝王老太太的。

『咱解放軍都是山東川北的，親媽親爹都不在面前，我不照顧誰照顧。』王老太太在敘述她裏心的照顧傷兵以後，又對記者親熱的說：『我年紀老了，我把咱民主聯軍，就當我的親兒女一樣看。』

王老太太今年已經七十四歲，長的很胖，兩隻紅眼邊，頸上還長着一個瘡拐子，但由於他對解放軍有着明確的認識，特別是在這次其塔木自衛反擊戰中，對於解放軍傷兵的照顧，很爲老百姓和軍隊羨慕和佩服，所以在一月十七日的下午，該地區政府特召開了一個各階層人民代表大會，除號召大家向王老太太學習外，並贈給王老太太猪肉二十斤，粉條一大捆，棉袍面一件，特別值得大家羨慕的，區府還給他一封鼓勵和感謝的信。

『我實在是損當不起的，同志！』王老太太一面叫他的兒子王仁軒，拿區政府給他的道賀信叫記者看一面又謙虛的對記者說：『現在政府真是老百姓的，做了這點小事，都要獎賞，真是青天政府。』

區政府的賀信是在一張紅紙上這樣寫的：

『王老太太：

您是七十四歲的老人家，你以母親的慈愛心情，來關照解放軍受傷的同志，使這些受傷的同志們，得到了極大的安慰，我們爲此特向您謹致誠懇的謝意。

您是全區婦女的模範，傷兵的母親，今後將號召全區的婦女，向您學習，以便對咱解放軍受傷的戰士，關照得更好些。

榆樹縣第五區政府啓

## (二) 出征的路上

隨軍出征已經是第三次了。

每次出征都沒有像這次出征使我感動——這不單是這次出征是一九四七年紅色五月的季節，也不僅是這次出征獲得的戰果輝煌，而是在這次出征中，我親身經歷了蔣管區的人民正以無比的空前的熱情在歡迎我軍，幫助我軍，甚至參加我軍。……

這些故事是寫不完的。

在我軍穿過茫茫的草原，進入農安縣境的那天，大家正在又熱又渴的時候，走進了十多戶人家的

一個屯子。遠遠就望見一個年近花甲的老太太，提着一個桶，抱着一些碗，迎著我們走了過來。

『這下可盼到了呀！』老太太看到我們走到她的面前，連忙把桶放下，拿著碗盛水：『喝一碗吧！同志們！天氣真熱起來了。』

聽說是開水，我們便一窩蜂似的擁上去。

『盼你們真不易呀！』老太太樂起來了，邊盛水邊說着：『前些天就聽說你們要來，我就站在這裡朝北望，一天兩天總是沒有，心想你們又不來了。今天一出來，就望見北面黃土翻翻的，我想准是你們來了；剛把水燒好，你們就進屯了，真是大喜呀！』

『謝謝老大娘！』不知誰高聲的說了一句。

『說啥謝呢！』老太太微笑了一下，用手揉揉眼睛，『你們是來搭救我們的，我知道，你們要再不來，我們就要餓死了。』

『你們的災難，我們是知道的。』大家都說。

『好說呀！同志！你們看看吧！』老太太提高嗓子，指着屯外憤憤的說：『眼看就夏至，我們莊稼還都沒種上，你們細細看呀！那一片地上，野草不是漫過波楞蓋（膝）了……』

這是進入蔣管區的第一天。

我們挺向懷德城的那天，是進入蔣管區的第五天，這天夜間特別黑，路也難走。皆想不到在通過一片泥濘的窪地時，竟有兩個年青的婦女，燒起一堆野火，像誰會事先分配給她們任務似的，照耀着我們的進路。

『這路真不好走呀！』一個婦女看我們走到面前，像是抱歉又像是控訴似的說：『老爺兒們都被中央軍抓的不敢在家，路好久就沒人管了，叫大家同志爲難。』

『沒啥關係呀！』好多人都說。

『我們知道你們不能見怪。』另外一個婦女也答起話了，她說：『我們要知你們打這過，自天我們老娘們熱氣也就好走了。』

『有火照着也一樣！』不知誰又說。

『就是呀！』先說話的婦女又說：『我們姑嫂倆剛睡下，就聽你們過路了，我們想不出法子，才燒起了這堆火。』

我們順利的通過了這片泥濘的窪地，雖然差不多遠，仍然是一片泥濘的窪地，但每個人的脚步却比剛才適得更快，好像前面也有無數無數的婦女，燒着無數無數的野火，在給我們照耀着前進的道路。

我們渡過遼河的第三天，向梨樹城挺進的路上，和我並排走着一個班的戰士，他們每人的槍口都戴着一個紅色的槍口帽，在陽光中好像一朵朵燦爛的花。休息的時候，我就跑過去欣賞和詢問。

『這是誰作的呀？』

『老百姓贈送的。』

『真漂亮，遠遠的看來像是一朵花。』我順便拿過一個欣賞，同時又問道：『這是咱們解放區老百姓贈送的嗎？』

『是蔣管區老百姓贈送的。』另一個戰士看我好奇，便靠攏來說：『昨天我們住在朝陽坡，那裏只有一個年青婦女和一個小孩，她丈夫三月頭被中央軍抓去當兵，說是死在懷德了，她要我們給她報仇。』

『那怎麼會送槍口帽呢？』我打斷他的話。

『我還沒說完呀！我們答應給她報仇，她就高興起來了；給我們燒水喝；叫小孩喊我們伯伯，……吃過晚飯，她看見我們班長做槍口帽，就從班長手裡奪過去，她說她給我們作，今天出發的時候，就給我們全班一人作了一個。』

我被這個戰士說得出神，我靜靜地望着這些槍口帽，在我的面前，不，在這班戰士的面前，好像不是紅絨線，也不是紅的花，而是蔣管區人民寄着無限希望的鮮紅的心呵！直到隊伍行進後，我才想起了走路。

五月二十七日的那天夜間，我軍第一次襲擊四平。一個班突進蔣軍的外圍據點，在完成任務後還未來得及撤出時，天就已經發亮了，蔣軍便集中火力轟擊這個地方，撤也撤不下來，接也接濟不上。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大爺，提着一罐稀粥，抱着一捲油餅，冒着蔣軍的砲火送上了。

『我當你們撤走了呢！』老大爺走進戰溝，喘着氣說：『早知道你們沒撤走，我早就把飯送來了。』

『槍打的蝸虎呀！』一個戰士說。

『有同志們在這裡，我是啥都不怕的。』老大爺一邊盛飯，一邊說：『吃吧！還熱呼呼的，大家同志都餓有半天了。』

『再餓一會也不要緊。』另一個戰士說。

『你們八路能吃苦，我是知道的。』老大爺感動的說：『你們替我們流血流汗，我可不忍呀！』我聽了這個故事以後心想：這個班一定因此得到很大的鼓勵，果然，這個班雖然有些傷亡，但大家情緒却像六月太陽一樣的熱烈，不但在陣地上堅持了一天，而且打垮了蔣軍無數次的反衝鋒。

在總攻昌圖的那天早上，我和一些同志從後面趕到前線指揮所去，快到的時候，我們迷失了方向，飛機也來掃射，大砲也在轟擊；我們沒有辦法，只好躲在一叢樹下張望，等候着過路的人。

『同志！上那兒去呀？』遠遠的一個老鄉揚着手跑來了，喘着氣說：『看樣子你們是找入帶路嗎？』

『是呀！』我和他答語了。

『到那裡去呢？這一帶我全熟。』

『十三堡。』

『就是那個地方呀！』他指着西邊冒煙的屯子說：『我給你帶吧！』

這真是求之不得，我們連連的稱讚。

『咱們都是一家人，啥話都好說。』他便又興奮的說起來：『我是這裡的農會會長，去年你們走後，我就被中央軍抓去，關在笆籬子裡，今年三月間才出來，我沒有忘記咱們八路軍，我知道你們是一定會回來的。』



的確！我們是回來了。

在向開原城行進的路上，我發現我們隊伍添了不少的新戰士。有的穿起新軍服，有的還沒有脫下老百姓的衣裳。我很奇怪，就順便找到其中最小的一個，邊走邊談了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

『小劉。』

『才參軍嗎？』

『昨天晚上。』

『你爲什麼不參加中央軍呢？』我故意的問。

『哼！參加中央軍？』他把我打量了一下，恨恨的說：『我大哥二哥都被中央軍抓去，現在都不知死活，媽媽眼也哭瞎了，我也憋屈了一年，這回咱們八路來了，我和我媽都找到出氣的地方了。』他的平靜的答覆，却使我受到很大的感動。這只是蔣管區受難者千萬個裡的一個。我再仔細的看了看這個新戰士，他個子不高，紅紅的臉像個蘋果，但他却像成年人一樣的嚴肅，我沒有繼續和他談下去，但我相信他將是一個英勇頑強的戰士。……

這些故事真是寫也寫不完的。在這裡，我已深深的體會到：我們正義的人民的愛國自衛戰爭，不僅有着解放區的翻身農民在支持，就是蔣管區成千成萬的人民，當他們遭受了一年多的蹂躪和壓榨之後，也日益提高了覺悟和熱忱，投入到這個自衛戰爭中。我們的人民戰爭所以能够一定勝利，這裡給這個肯定的斷案提供了一部份說明。

### (三) 前線的春天

在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記者隨軍行經達西與灌南，耳聞目睹，接觸了許多興奮的故事與場面，深深的感到苦難中的人民渴望我軍，就像一切生物渴望着春天一樣。

### 新年在前線

一九四八年元旦，正是我軍殲滅蔣匪七十九師攻克彰武後的第三天，整個前線都浸在空前歡騰中，很多地方舉行了軍民聯歡會，慶祝我軍新的勝利與迎接接近勝利的新年。在彰武城，市民們熱烈的向我軍祝賀，彈痕累累的城牆上貼出了「慶祝人民解放軍勝利」「迎接新年慶祝人民解放軍」的標語，勝利歌聲隨處可聞，很多在這次殲滅戰中立功的指戰員，都在這天表示繼續立功，以便迎接今後更大的戰鬥和更大的勝利。很多在這次殲滅戰中被解放的蔣匪士兵，也紛紛報名自動參加我軍，並宣誓「不倒蔣賊誓不甘休」。毛主席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的廣播，更給前線以空前的興奮和喜悅，很多沒有看到廣播原文的指戰員，聽到昨晚廣播了毛主席的報告，便到處打聽，逢人便問，大家都說：「只要我們照毛主席的話去作，便不會犯錯誤，在今年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勝利。」很多在這次彰武殲滅戰中的英雄連隊，聽了廣播中毛主席的報告後，紛紛計劃，相互挑戰，又掀起空前的請戰熱潮。某部二連一排的計劃是：「（一）上級叫我們打那裡，我們堅決打那裡，剩下一個人也要完成任務；（二）提高戰鬥技術，作到傷亡少、繳獲多；（三）把全排鞏固得像鋼鐵一樣，不怕任何困難。」許多指戰員叫記者告訴全東北、全中國的人民，今天是一九四八年的開始，我們堅決在毛

主席的旗幟下團結一致，英勇前進，我們一定要戰勝蔣介石，建立新中國。

## 瀋陽的春節

春節前夕橫掃瀋陽蔣匪外圍後，我軍在瀋陽南四十里一帶熱烈渡過了今年的春節。這天，前面雖然還響着隆隆的槍砲，頭上還盤旋着成群的匪機，但整個前線却捲入歡騰中。昨天進行了一天激烈戰鬥後，我軍戰士與民工隊員經過一夜的籌備，一隊隊的翻身秧歌隊湧現街頭，在愉快的鑼鼓勝利的歌聲中，縱情的扭着，解放後的成千成萬的居民也都穿上了乾淨的衣服，爲春節的降臨與我軍的勝利而慶賀，小孩子們放着爆竹，做着各種遊戲，歡笑洋溢在人們的心頭。而最熱鬧的還是沙河車站、三家子和紅凌堡等地，我軍在廣大的群眾要求、控訴下，除將群眾最痛恨的惡霸土豪逮捕外，並將蔣匪徵集的軍糧和地主惡霸的囤糧實行開倉濟貧，僅沙河車站一處，就將二百多石糧分發給窮苦群眾，灌清息傳單以後，周圍十餘里的群眾就都雲擁而至，搬的、抗的、捨的，像潮水一樣，成爲春節中最熱鬧的一個場面。許多地方我軍戰士、民工隊員及駐地群眾都豐富的會了餐。在娛樂中尤其是民工隊員情緒更高，他們上書縱隊首長，表示在擴大冬季反攻勝利中，不完成任務決不回家。嫩江第四民工隊的信上寫道：「我們不僅完不成任務不回家，就是將來完成任務回家以後，還要盡力勸兒子弟參軍參戰，發動群眾打倒地主，配合咱們部隊徹底消滅蔣介石。」歡渡春節就成了戰鬥的宣誓。

### 「咱們的隊伍回來了」

記者隨軍進入我軍於兩年前撤退的瀋陽四周後，成千成萬的群眾就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熱烈

的歡呼着：「咱們的隊伍回來了！」新民縣××堡的群眾，每天都有許多人集中在農會專門準備爲我軍帶道和銀糧，僅有的兩家鐵匠爐，日夜不停的給我軍趕打馬掌，他們都興奮的說：「咱們的隊伍回來了，辛苦一點也是應該的。」遼陽縣黑溝台的群眾，在我軍未到以前就把房子騰好，我軍一到，便都出來歡迎。住下以後，更互親如家人，一個向去滿月的產婦，每天傍晚都來給住在她家的我軍燒炕，同志們很願意不去，但她却說：「咱們的隊伍回來了，我別的作用不到，這點事算個啥。」遼中縣冷家堡的群眾，在我軍路過該村時，忙燒開水爲軍隊解渴，東頭的裴大爺是我軍軍屬，更把我軍當作自己家人看待，自己家裡連飯都顧不得吃，連燒三鍋水給軍隊喝。他說：「我的大兒子在咱們的隊伍兩年都沒有音信，這回看到你們回來就像看到他一樣。」

盤山縣三道崗很多群眾參加我軍，一個姓張的老大爺把兒子送來參軍，他說：「中央軍抓了他三次，我都讓他躲著沒被抓去，咱們的隊伍回來了，讓他到咱們的隊伍裡給窮人辦事吧。」遼陽南沙河站紅凌堡等地的群眾一見我軍就歡欣若狂，異口同聲的說：「咱們的隊伍回來了！」並立即起來鬪爭惡霸地主。

## 俘虜訪問

### (一) 第一名軍長

蘇匪新五軍軍長陳林達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在瀋陽西北新民縣公主屯戰鬥中爲我俘虜，他是東北我軍大反攻以來俘獲蘇匪的第一名軍長。

他是湘潭人，現年四十五歲，黃埔四期卒業。當我軍向聞家台砲擊時，他正蹲在四十三師師部掩蔽部督戰，後來我軍砲火愈來愈猛，不懂共士兵紛紛潰散，連和他一起督戰的連長、團長也都四散逃生，不知去向。他自己也狼狽的帶了七個衛士從掩蔽部鑽了出來企圖逃走，但還沒有走出一百米遠，就一槍沒放的作了我軍的俘虜。

他被俘以後，假裝是軍部的書記官，並且還換了個名字，身上穿着一件油污的大衣，腳上踏着一雙破爛的鞋，帽子扣得很緊，並且還在臉上塗上一層黑灰，整天躲在陰暗的屋角裡，不大說話，更不敢認人。那知他下級軍官經我軍教育與動員後，便把他的秘密揭穿。開始他還不承認，後來看到人證物證，只好站起來囁嚅地說：『我用不着再隱瞞了，你們的政策，我是知道的，你們不殺，我也是知道的。』

對於這次蔣匪新五軍的覆沒，他認爲這是給東北蔣匪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爲他認爲：『新五軍是東北蔣匪的「重要機動部隊」，一九五師過去是五十二軍的主力，四十三師是九十四軍的主力，從到東北後，一直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雖然在裝備上和訓練上不如新一軍和新六軍，但在行軍力和戰鬥

力上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公主屯一役蔣匪失敗的原因，他指出除了蔣匪東北行轅和他本人指揮錯誤外，主要還是我軍『戰術變化莫測』，尤其是指戰員的勇敢頑強是他們無法比擬的。他說：『我經過數百次戰鬥，沒有看見這樣能打的部隊。』因此他對東北蔣匪的前途覺到渺茫。他現在生活已比初被俘時較為愉快，有說有笑，不大拘束，以往悲喪的神情已一掃而光了。

## (二) 訪問謝代蒸

蔣匪一九五師少將師長謝代蒸是和蔣匪新五軍軍長陳林達一起爲我俘虜，但他却在被俘以後，很快的承認了自己的姓名和職務。起先他是在東邊舊門指揮的，經我軍猛烈一衝，他們一個團被打垮兩個營，他看見情況不好，便慌忙逃到了九家屯，可是第二天我軍又向前進逼，他顧不及包紮負傷的左臂，急忙把師直屬隊交給副師長帶領，自己又逃到聞家台，還沒有得到休息，第三天早晨我軍又一個猛擊，他打算突圍逃竄，那知我軍的砲火密如聯珠，他寸步難行，只好蹲在一個地堡裡面迴避。當我軍打進聞家台後，他就作了俘虜。他說：『我們這次失敗，首先是情況不明，開始就估計不到貴軍來了多少部隊；第二是我們力量太分散，在下決心堅守時，各部隊已被貴軍分別包圍，要佈置也來不及了。』他狼狽的吸了一口烟後，又說：『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長官部指揮錯誤。我們要分散突圍，他們却叫固守待援，等了三天也沒見到一個援兵。』他對我軍的寬大政策是很熟悉的，當我軍某部副司令員問他：『你相信蔣軍所說的，我們要把你殺掉嗎？』他微笑着說：『我是不相信的。』並舉出前蔣匪廿五師師長李正誼和副師長段培德的例子說：『我和他們是同事，他們被俘後的各種情形，我知道得很多。』所以他在被俘後很快的就承認了自己的職務。但當記者問起他七天前所發表的告官兵

書中所謂「共軍這次攻勢實無異於飛蛾撲火」的根據時，他連連推卸責任說這篇告官兵書是一個少校參謀寫的，並連連對着他表示寬大的我軍某副司令員鞠着躬說：「是的！謝謝！是的！謝謝！……」這個東北蔣匪賴以作爲「重要機動部隊」的一九五師，他的少將師長謝代蒸，今天已表現得非常馴服。他是湖南湘鄉人，今年四十歲，黃埔六期畢業，他的岳母，妻子現在都還住在瀋陽。

### (三) 程化龍醜態

蔣匪四十三師少將副師長程化龍是在俘虜群中，和新五軍軍長陳林達同時爲我查獲。他是湖北五門人，今年三十六歲。蔣記中央軍校七期畢業。但在我軍某部張科長和他談話時，他却假裝說是湖南人，今年四十五歲，名叫張玉新，是搜索連的一個中尉司書。

「你不是副師長嗎？」張科長問他。

「我可以發誓，我真不是副師長。」接着他就把左手一舉說「我程化龍……」沒想到他一着急，便把真姓名講出來了，引得全屋內的人都哄笑起來。隨着他即窘態畢露，想收回也來不及，只好把手放下，紅着脸說：「科長說我是，我有啥辦法呢？」

談完話後，張科長就把他帶到匪高級軍官房內去住。他怕其他軍官喊出他的真實姓名和職位，又來個先出爲入的辦法，一進門就自我介紹：「我是中尉司書，他們硬說我是副師長。」睡在炕上的蔣匪一、二八團團副劉鼻芬忽然從炕上跳下來，故意裝作很熟的样子說：「這不是典司書嗎？」

「不，我不姓典！」他見劉鼻芬沒有說對，就改正說：「我姓張。」

「哦，是張司書！」劉易芬很沒趣。

他怕劉易芬又把他的名字說錯了，又補充說：「我叫張玉新。」房內又哄笑起來。

「上炕睡覺吧！」蔣匪一三團副團長陳孟諸看到太不像話，便想緩和緩和空氣，就說：「別再裝模作樣了！」

「不，我不是副師長！」他仍然固執的說。

「不是副師長也別睡覺啊！」陳孟諸說。

「我不是副師長，我是中尉司書。」他還是那個樣說：「我睡在地上。」說着就倒下去了，房內又是一陣笑聲。

第二天蔣匪新五軍少將軍長陳林達和一九五師少將副師長閻資鎬被查獲後，張科長又把程化龍帶來。

「我不是副師長。」他一進門就好像對誰生氣一樣的說：「你們一定說我是副師長，誰作證明呢？」

「你要證明嗎？」張科長說。

「要證明！」

「你太不識抬舉了」張科長說：「難道真沒有人證明嗎？」程化龍還想支吾抵賴，但在旁邊的陳林達向他瞞了一眼，他這才不做聲，却一屁股坐下哇哇的哭了起來。邊哭邊說：「我認了，我的家怎麼辦呀？」張科長極力安慰他，並答應爲他轉家信。



#### (四) 會見譚榮生

十五日的早晨，記者會見了蔣軍譚榮生團長。

他是新一軍五十師一百五十團的團長，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其塔木西北焦家嶺戰鬥中被我軍俘虜的。

他穿着一身東北製造的草綠色的美式軍裝，身材魁武，他是湖南人，從十八歲就服務於軍界，今年已經整四十歲。

『我在被解放軍俘虜以後，我想我這次是再也不會生還了，因為我聽說解放軍捉到軍官以後，全都要給殺死的。』他在敘述他被我軍俘虜以後，非但沒有殺他，就連條繩子也沒有捆他，同時他又敘述在戰場上，看見許多蔣軍的傷兵，我軍非但沒有遺放不管，而且全部送到醫院去救護後，他很奇怪而又感嘆的說：『我當了二十二年的兵，我就從未看見這樣的事情，到現在我還疑惑我在作夢呢！』

他對於這次戰鬥中我軍的英雄氣概，和廣大人民參戰的熱烈情緒，是非常佩服和讚歎的，他認為這就是我軍所以致勝的原因。

他舉出這樣的事實。

第一、解放軍行動隱蔽，在這次戰鬥中，就連他及師部也不知道，相反的，在他們那一方面，因為美械裝備關係，離了鐵路和公路就不能行動，因此只要他們一行動解放軍就會知道。

第二、解放軍士氣旺盛，在這次戰鬥中，說是不動，就看不到一個人，說是衝鋒，不管炮多密，

就像潮水一樣的向上湧。在他們那一方面，老兵雖能戰鬥，但現在很少了，新兵都是擄來的。只要槍一響，就搶着沒有槍聲的方向逃跑了。

第三、解放軍砲兵準確，在這次戰鬥中，他佈置了一連另一排，固守一個制高點，被解放軍打了五十門砲，全部人槍就給毀壞無遺，他們的砲兵，口裏情況緊急，慢說打的準確，就連砲也守不住。

第四、解放軍深得民心，在這次戰鬥中，送糧草的、送彈藥的、拾傷兵的，全部是老百姓，特別是送佈對後方來的戰士，沿途經過五棵樹、三岔河等處。老百姓成群結隊的歡迎，還說「回來了，休息一會再走呀」。但在他們那一方面，在戰鬥緊急的時候，派了許多人四處找人帶糧帶彈，結果一個老百姓也沒找到。

『從前線到後方的這幾天中，我懂得了許多事情，我相信解放軍是一定要勝利的高。他在敘述對解放軍的英勇氣概和人民參戰以後，又敘述在蔣介石那一方面，經常宣傳解放軍的惡處，沒有老百姓，沒有鐵路和電燈，這次他却親眼看到了，這完全是欺騙。當我問及蔣管區老百姓的生活情形時，他毫不遲疑的說：『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難，他搖了一搖頭以後，便敘述蔣管區現在徵糧徵兵很急，『不繳糧不當兵，那是犯罪的，比起解放區的老百姓，有天淵之別了』。

對於內戰，他說：『內戰是誰也不願意打的，蔣介石要獨裁，又有美國幫助，這內戰就不能不打。只有把蔣介石的武力打到不能再打時，那時，就沒有內戰，全國的民主政府就很快成立起來，大家就都有和平了。』

封底